

T856/3116(1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 四書大成

孟子四  
之六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四書大成

遂寧張鵬翮鑒定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歸安沈翥

錢塘陸堦

纂訂

歸安沈士靖附錄  
仁和王燮  
仁和沈燮  
仁和馮文炳  
遇全校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

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

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

陸梯霞輯解天時章全旨 此章見人君以固結人心為本首節推用兵之要而歸重於人和二節三節詳天時地利之不如人和四節五節言得人和之可以無敵

序講 孟子曰守國用兵之法有三時日支干吉凶占候謂之天時金湯形勢險隘可守謂之地利人心歸附上下相親謂之人和三者固不可缺一然今之用兵者只以天時地利為勝自我觀之天時殆不如地利而地利又不如人和也

陸梯霞輯解 天時地利總不如人和疊下重人和上○非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不如人和耳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以取勝○時四時也日

有支干支干有孤虛王相○支即十二枝干即十幹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時如木之有枝○三車一覽  
論空亡曰甲子旬中戌亥是甲戌旬中甲申  
旬中甲午未是甲午旬中辰巳是甲辰旬中寅卯是甲  
寅旬中子丑是○問何以謂之空亡曰甲子旬中  
至酉而十干足以無戌亥為空亡也空亡即孤也甲  
戌旬中遞至未而十干足以無申酉為空亡餘倣此  
○虛者子實則母虛如甲乙木實則壬癸水虛丙丁  
火實則甲乙木虛之類○旺相者如春木旺水生火  
則火相夏火旺火生土則土相旺者為主相者輔之  
○旺與孤相反對旺之所以自生者為虛而其所生  
者為相相連於上下者也○兵家論孤虛旺相大概  
如看命家所論不出五行而已乘時者旺所生者相  
生我者休克我者囚我克者死如木畏金克火能克  
金則木得火以制金金畏火克水能克火則金得水  
以制火然亦看地方與天文何如○次于王者為相  
得其助也敵於王者為孤以相克也生乎王者為虛  
子實則母虛也大意蓋如此○唐李靖用兵精風角  
孤空亡也虛空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  
四辰為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為孤午未為虛旬孤  
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辰巳為虛餘倣此王相占

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  
如地利也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  
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  
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  
守也趙氏曰古甲以革為之故函人為攻皮之攻後世始用金曰鏡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算家所謂吉凶滅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宮  
生旺八卦冬至次旺艮相立春震旺巽相之類皆是  
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  
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  
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天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  
遁甲以支加支范蠡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  
序講何以見天時不如地利如三里之城七里之  
郭亦云小矣或者環向而攻之而不能得勝夫環向  
而攻之曠日持久必有值支干王相天時之善者矣  
然而猶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陸梯霞輯解此條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上說  
序講何以見地利不如人和敵來攻我所築  
之城非不高也所鑿之池非不深也兵革以衛城池  
非不堅且利也米粟以實城池非不蓄之多也然不  
得民心相與委棄而去之不為之守是地利不如  
人和也  
陸梯霞輯解此條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上說  
○皮者為犀甲青牛皮者為兕甲即今水牛皮也  
○穀曰粟無殼曰米粟即穀也古人米與粟兼積米切  
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儲後世軍儲獨以

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新安陳氏曰封疆山谿兵革皆末也  
而以  
已而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  
者凡以得民心而已新安陳氏曰此章言用兵在得人心得人心在  
得道得道以得人心則地利之險人為之守  
天時之善人為之乘先王之守國家用天下  
本末具舉如此固以得人心為本而亦不廢  
天時地利為務而不知以得  
道得人心為本故發此論

米故久即不可食

序講 由是觀之。可見人和之為重矣。故曰。人君域限其民。不在乎以封疆之界。固守其國。不在乎以山谿之險。戰勝攻取。威行天下。不在乎以兵革之利。能發政施仁。而得人和之道者。則民親上。死長。其助之者必多。不能發政施仁。而失人和之道者。則民離心。離德。其助之者必寡。寡助而極其至。不但國民。即親戚亦畔之多。助而極其至。亦不但國民。將天下皆順之矣。人和之所係。其重如此。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

名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問莫是齊王不

曰。未論託疾。孟子之意。只是說他不合來名。為其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若王名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孟子於此處。賓師之位。未嘗受祿。非齊王所得臣也。王不能見

意。○有不戰戰必勝。只是倒戈意。○此與率其子弟云云。同一妙喻。但彼就鄰國而言。此就我國而言。

陸梯霞輯解。孟子將朝章全旨。此章重君不可名臣。故不名伊管。俱重君言。前三節是不能達辭疾之意。於齊王後七節是詳明不可名之理。於齊臣也。○總註兩段意俱不可少。而下段尤重。

序講 孟子在齊居賓師之位。本將朝王也。王不知而使人來託詞曰。寡人若將就見者也。不意有寒疾。不可以遇風。故不能來。今朝時將視朝。不識夫子肯一來而使寡人得見乎。孟子亦託詞以對曰。不幸而亦有疾。不能造至於朝也。

陸梯霞輯解。如字只作若字說。若將如將之意。○朝將視朝。上朝字蒙引作來且。淺說與作今朝本講從序為是。士靖曰。如就見。則知而不來。傲也。曰。有寒疾。則過而自文。偽也。

序講 孟子明日即出弔於東郭氏。使王知其非疾。以警悟之。公孫丑不知而問曰。昨日方辭以疾。今日便出弔。則是明為託疾矣。或者不可乎。曰。昨日有疾。今日疾愈。如之何不可弔。蓋亦未嘗以本意也。

而乃召之。既失禮矣。其六託疾。又不誠。若何而可仕哉。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

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慶源輔氏曰。孔子所以警教孺悲。孟子所以警教齊王。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

陸梯霞輯解 辭疾出弔。欲齊王知其非。疾求其不  
赴之故。而悟己之不當召也。

序講 孟子既出弔於東郭氏。王不知孟子之非真  
疾。而使人問疾。且以醫來。孟仲子不知出弔之意。而  
權詞以對曰。昔者有王命來召。適夫子有采薪之憂。  
因不能造朝。今病小愈。已趨造於朝。但我不知於今  
能至於王朝乎。抑未曾至乎。既對使者。恐孟子不知。  
又使數人要阻孟子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徒  
欲實己之言也。孟子託疾悟君之意。愈難明矣。  
陸梯霞輯解 王先託疾以召。意本不誠。今問疾醫  
來。虛文美觀。亦非誠也。仲子權詞以對。其見亦景丑  
氏之見矣。

序講 問疾醫來。正可悟齊王之機也。仲子如此。彌  
縫則孟子本意不明。而又無造朝之理。故不得已而  
之。景丑氏宿焉。蓋景子齊臣。欲以其意轉聞之王也。  
景子不知。乃曰。凡人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  
則有君臣。此人之大倫。自生民以來。不可廢者也。父  
子情親。主於恩。君臣分嚴。主於敬。今丑見王之致敬  
於子也。未見子之所以敬王也。其如君臣之大倫何。  
哉。孟子驚嘆曰。惡。謂我為不敬王。是何言也。子未知

我之所以敬王也。彼齊人無以仁義之大道與王言  
者。豈以仁義不足與王致治而為不美也。其心若曰。  
王但知有功利。志趨卑陋。何足與言仁義也。如此說  
爾。是以凡庸輕忽其君。則不敬莫大乎是。我則平日  
所學之仁義。即堯舜治天下之道。今與王言者。皆堯  
舜仁義之道。若權謀功利。不合堯舜之道者。即悚惕  
於心。而不敢以之陳述於王前。是以聖帝望王。欲王  
行仁義。以致唐虞之盛治。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而  
奈何以我為不敬乎。

陸梯霞輯解 人倫有五。父子君臣。乃人倫之大者。

○父子二語。重君臣。尤重臣。敬君。邊見王句。就平

日言。未見敬。雖含不應召之意。此處尚未露出下文

乃明言之。是字指未敬王說。○是何足以言仁義也。

作何是齊人心上如此鄙薄其君也。云爾二字。讀斷

如云。這等說起來。則不敬莫大乎是。○堯舜之道。仁  
義而已。故上曰仁義。下曰堯舜之道。末引伊尹。正以  
其樂堯舜之道也。不為管仲亦從此處分別。仁義正  
是德德者行道而有德之稱也。下尊德與輔世長民  
德字。應樂道與堯舜之道。道字。應○不敢二字。正是  
敬處。○丑之說。擊踞曲拳。奔走承順之敬。敬君以貌

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

於朝。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  
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  
實己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  
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  
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  
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

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

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

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

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

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名無諾。君命名

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

若不相似然。夫音扶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名。在官不

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云陳善閉邪致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

士靖曰觀景子責孟子之言則亦嘗知有仁義之名者而未嘗與王言之其心正謂何足與言耳故

孟子於此直指其心而言序講景子曰否子言不然我謂子不敬王非不與

言仁義之謂也禮有云父命召子則子有速應之唯無緩應之諾君命召臣則臣不俟駕車而先行是急

趨君命乃禮之當然也今子固將朝王也乃聞王命之召而遂稱疾不果朝與夫不俟駕之禮相合宜乎

自我觀之若不相合然以是為不敬王也陸梯霞輯解引禮重君命句

序講孟子曉之曰以我不應召為不敬子言如是也然我所以不應召者意別有在豈說道如子所言

區區之小節與曾子嘗曰晉楚大國之君其富誠不可及也然彼以其富我則以吾之仁仁統萬善不啻

富也彼以其爵我則以吾之義義超萬物不啻爵也吾何不足而慊然於彼乎哉曾子之言如此夫豈不

合理之宜然而曾子言之是別有一種道理超乎勢分之外也其道為何蓋通天下之所尊敬者有三樣

人有爵位者固為其一矣年齒高大者亦為其一也德完備者亦為其一在朝廷之上以貴臨賤固莫如

爵在鄉黨之中以少事長則莫如齒至於輔佐一世而致治安長率萬民而成教化則莫有如德者矣德

便是曾子所言之仁義此所以不謙於彼之富爵也然則在朝廷者惡得以及有爵之一尊遂慢夫齒與德

達尊之二哉我之意正謂此耳陸梯霞輯解豈謂是與是字指景所言說蓋子之

言以我不當不赴王之名我之意則以王不當召我也曾子曰以下至節末正是說不當召已之意然其

意猶未甚顯至故將大有為以下則意思明白說出矣至管仲且猶不可名二句則圭角盡露矣是或

一道不是疑詞實作自重之道是或一道也與豈謂是句相照看便透引曾子之言既曰夫豈不義

是或一道則天下有達尊三以下當是解曾子所言之意德便是仁義所以不謙於彼也○輔世有輔翼

世道之意長民有表正民風之意下文不可召之臣正此人也○輔世長民謂輔御世之君以長育斯民

也申說亦好○自惡得至末寬寬緊緊反反覆覆皆是說不當召我耳然却終不曾明說王不當召我一

四書

五

六

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

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

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

簞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

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

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

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

以伊周之忠聖者老而祗奉嗣子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

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

之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之上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字註中今齊王三字自晦翁口耳仍欲渾之為妙○慢字正破他王之敬子句

士靖曰若云禮則不可違若云義自有一道人臣之分與賓師之體未可律拘也○體則有一定之準義則有因時之宜○當于理之謂義當於理而可行之謂道○義者禮之質也故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序講 惟有其一不得慢其二故從來將大有所作為之君必屈已下賢有所不可以召見之臣如於民社之事欲有謀焉則就而諮之夫為人臣而必欲其君之敬禮如此者非自尊大也蓋君必如其尊禮仁義有德之人而慕樂其政君堯舜之道乃可以大有為於天下若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其有謀則就則重道之心不誠而任賢之心必不專不足輔之以大有為也

陸稼軒輯解 必有句就君心上說謀即大有為之謀則就正是不名處正是尊德樂道不如是是字即緊緊翻上就謀句不足與有為是賢者之心度其君如此○必有所不名之臣非有是君則有是臣之說也要主人君言○必有所不名之臣言有所不可召

之臣也。不可真說不召其臣而不召之意就在其中。○有謀則就正是不召也帶上文看○尊德樂道不如是謂不如是其尊德樂道也非尊德樂道而又不如是也○是字指有謀則就○其尊德樂道言為臣者必欲其君之敬禮如此直解竟在人主上說與程註不合○德就賢者身上說道就賢者所抱說○不足與有為與字實指臣故曰非欲自尊大語氣應在就之處微斷○大有為之君正起湯桓下節遂以故字承之○此節正明所以不可召之故相須殷而相成甚大也

士靖曰臣可召也以爲德在其人道在其人則不可召名之則必賤之而不可以言尊賢臣而不爲所召亦必疎之而不可以言樂尊之者重之也樂之者親之也

序講 惟尊德樂道如是而後足以有為故古來大有為之君行王道而王者湯也湯之於伊尹知其樂堯舜之道先以師道事之從而受學焉而後任之為相故伐夏救民伊尹皆身任之湯遂不勞而成王業即行伯道而伯者桓公也桓公之於管仲知其為天下才亦先以師道事之從而受學焉而後任之為相

者則不及於朝廷惟德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其爵我以吾仁吾義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反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意見之相合如此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音樂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

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

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

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

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

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

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

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

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

故九合一匡。管仲皆身任之。桓公遂不勞而成伯業。王伯雖不同。而尊德樂道。可與大有為。則一也。

沈誠菴曰。聖主賢君之於其臣。苟能用之。則亦任賢勿貳足矣。而必先從受學。何也。蓋君臣之間。不一德。則不能一心。不一心。則不能一力。臣欲有為。而君未必信。君欲有為。而未必循乎理。欲為堯舜湯武之業。不可得矣。况不過欲則不能循理。不循理則不能行。仁不聞道。則不能脩身。不脩身。則不能治人。此皆必於師臣而得之也。故中庸序九經。而以脩身尊賢列於敬大臣體羣臣之上。亦此意也。

陸梯霞輯解。湯於伊尹。桓公於管仲。學焉而臣之。尊德樂道也。不勞而王霸者。足與大有為也。○學而後臣。不必泥先後字。及臣字。只是尊禮而且委任之耳。臣字不是卑之之詞。

序講。今天下諸侯以土地則相類。以功德則相等。莫有能建王伯之業。而超越當時之君者。此無他。故只為不肯屈已下士。有趨走承順。聽我所教誨之人。則樂以之為臣。而任用之。若有抱道懷德。我所當受教之人。則不樂以之為臣。而疎遠之。求如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者。不可復見矣。既無不召之臣。又

安能成大有為之業。所以地醜德齊。終莫能相尚也。陸梯霞輯解。地醜言無一人能辟土地。德齊言無一人能奮發有為。與不勞而王伯者異矣。故曰莫能相尚。好臣其所教。二句與學焉而後臣者異矣。此所以不足與有為。○德齊之德。以所就功業言。序講。試觀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皆學焉而後臣。不敢召之來見。所以然者。以其不可召故也。伊尹元聖。其不可召不待言矣。至於管仲。一伯佐耳。且猶不可召。而况其道其德。更有卑管仲而不屑為之者。顧可召而見之乎。

沈誠菴曰。趨走承順為恭。景子之所以責孟子也。責難陳善為敬。孟子所以堯舜其君也。此二句是收拾上半章。崇高富貴為重。以富貴而慢齒德也。貴德尊士為賢。不召其臣而賓師隆之也。此二句是收拾下半章。上徹其下。以禮。下徹其上。以道。此之謂上下交也。君資臣之道。以成德。臣資君之勢。以成業。此之謂德業成也。

陸梯霞輯解。管仲且猶不可召。重桓公不重管仲。上○不為管仲。孟子到此不得已而直言之。不如是則公孫丑景丑氏之徒。終不足以知此義也。○孟子

問賓師如何。朱子曰。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新安陳氏曰。上下之交。惟不苟合。然後可合耳。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曰。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贖徐刃反。

贖。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也。

也。

也。

也。



於公孫仲子告之不詳。二子學者也。欲其深思而自  
識於景子陳義著明如此。景子大夫也。庶幾有以警  
悟王心焉。

陸梯霞輯解前日於齊章全旨。此章見君子之辭  
受當於理。首節陳臻即辭受之迹。而疑其非。以下孟  
子詳辭受之義。以明其是也。○此章全為齊發。而借  
宋薛形之。只在有處無處上。見出皆是意。○臻問意  
重不受齊餽。造孟子之答。亦重不受齊餽。邊

序講。陳臻問曰。夫子前日於齊。王餽以兼好之金  
一百鎰。而夫子不受。今于宋。餽七十鎰。而受。又於薛  
餽五十鎰。而受。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倘前日之  
不受。齊者合於理。而是。則今日受宋與薛者。不合於  
理而非也。若今日之受宋與薛者。合於理。而是。則前  
日之不受齊者。不合於理。而非也。夫子必居一非於  
此矣。臻不能以無疑也。

陸梯霞輯解。是非兩議。臻意重在非上。  
序講。孟子曰。辭受乃君子大節。不可或苟。吾之不  
受與受。皆是而無非也。

陸梯霞輯解。陳臻就事迹上較量。孟子則以理義  
斷制。○皆是也。須重在辭邊。謂受者是而辭者亦是。

士靖曰。義者因時制宜。處事之方不同。而處事之  
理則一。

序講。當其在宋也。予將之他國。而有遠行。禮遠行  
者必有贖。以資途費。故宋君致餽曰。餽贖金。以禮餽  
予。何為不受。此我受宋之餽是也。

序講。當其在薛也。予有戒備。不虞之心。薛君致餽  
曰。聞戒。故彼時為兵餽。予何為不受。此我受薛之  
餽亦是也。

陸梯霞輯解。上曰。餽贖。可接受字。此止曰。聞戒。不  
可接受字。故補曰。故為兵餽之。然此句。自對行者必  
以贖句。亦制裝文法。○時必已出薛之疆矣。其令不  
可行。故只得。以金為之。兵備。

序講。若前日於齊。無遠行戒心之事。則于義。未  
有  
所處也。無處而餽之。是欲以貨財。餌之也。眾人動於  
利。斯可以貨取焉。有守義之君子。而可以貨誘致之  
者乎。此我之所以不受也。受不受。一視夫義之當否  
故曰皆是也。

沈誠菴曰。前日適於義。此曰當於理。理義只是一節。  
所謂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也。適者自然。而合心安於  
所處也。當者精切不差。事求其至當也。當則適。不當

則不  
可  
謂  
大  
成

孟子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  
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  
虔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  
已。朱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  
以貨賄籠絡了。問處字。是處物為義之處  
否。曰是。○南軒張氏曰。人於不當受而受。其  
動於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為物所動。何則  
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  
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  
耳。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  
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  
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趙  
氏

德曰。雙枝曰。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  
也。戟單枝曰。戈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  
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  
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  
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  
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六政使然。非我所得專  
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則不適心與事一也。

陸梯霞輯解 凡事皆當乎義。是有所處。若於義無當。是無處也。○處字是孟子未有所處。○貨之謂以物餌之也。作活字看。從餌以去。則為貨取矣。○貨取如云利誘。

陸梯霞輯解 陸大夫章全旨 此章見君臣當各盡其職。上三節詳責齊臣而臣知罪。末節因諷齊君而君知罪。兩段宜遞說。不宜平對。○通章孟子欲齊君臣之歸民也。蓋不自盡其恤民之職者。臣之罪使臣不得伸其恤民之志者。君之罪也。前二節諷距心處見責不容辭。非諷之去。後一節諷齊王處直欲其行興發之大政。以濟溝壑。流離之民。非徒博罪己之一言而已。惜乎無改悔之實。孟子望齊之意孤矣。序講 孟子在齊。一日往平陸之邑。謂其大夫孔距心曰。人各有職守。子之持戟之士。設於行師之時。一日三次而離失行伍。則以兵法誅之。否乎。曰。是豈待於三失乎。一次即不可放矣。陸梯霞輯解 持戟之士。伍長也。所以保衛其伍者。也不能保衛其伍。故一日三失。如平陸大夫。所以保衛其邑之民者。也不能保衛其邑之民。故老弱轉溝。

經壯者散四方。

士靖曰。孟子謂平陸大夫。初意已在齊王。序講 孟子因責之曰。官之有職。猶士之有伍也。然則子之曠廢職守。如軍士之失伍也。亦多矣。子之職在養民。今凶荒之年。饑饉之歲。子之民。年老與羸病者。不能動移。則輾轉僵仆。死於溝壑之中。年壯者流離於四方。以求食。苟全旦夕者。幾千人矣。子養民之官。使百姓失所。如是較之士之失伍。相去遠矣。其如國法何。距心曰。民之死散。距心非不知之。但倉廩不敢擅發。賦稅不敢擅寬。此其事非距心之所得專為也。

陸梯霞輯解 序講發倉廩以救荒。言寬賦稅以平日言。若平日能寬賦稅。凶饑亦不至於死散矣。序講 孟子又責之曰。子勿以不得為自諉也。設今有愛人之牛羊而為之牧養之者。則必為牛羊求牧地。與芻草以養之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以牛羊反諸其人而去乎。抑亦立而視其牛羊之死不顧乎。子自思為王牧民。何以異此。距心乃悟曰。牧民既不知求所以養之。而又不能去。徒然立視其死。此則距心之罪。誠有不容辭者也。

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

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現。為王也。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陳

名易字晉。臣三山人。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

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

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耶。雲峰胡氏曰。齊

孟子之言而皆知其罪。天理之午萌也。終於不改。人欲鋼之也。

○孟子謂蜚蜚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蜚音遲。蜚。

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蜚蜚。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

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

不中者。

沈誠菴曰孟子口中無此語然就反諸人一語看是明教他致事

陸梯霞輯解 兩為之一樣。猶常言替他也。○牧地蓋草場也。就地食草也。芻蓋刈去之草。春夏則就牧地。秋冬則須用儲草。今之養牛羊者。大抵不出此二端。○不求不去。兩意並重。非專重不去也。

序講 孟子因欲警悟齊王。他日見於王曰。王之入夫治都者。臣所知有五人焉。而能自知其失職之罪者。惟平陸大夫孔距心一人而已。於是已所以責距心與距心所以自責者。一一為王陳誦之。蓋欲王知百姓之流離失所。有司之掣肘難行。庶幾王心有所感悟耳。王果自任。則命在君奉命在臣。寡人不能發政施仁。而使民不得聊生。臣不得盡職。此則寡人失政不恤民隱之罪也。敢不承夫子之教乎。

陸梯霞輯解 他日是由平陸之齊。○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都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知識也。為王誦之。乃記述之言。非孟子曰為王誦之也。為百姓訴一番困苦。欲王軫念民瘼也。誦之內有無限情意。

士靖曰前王臣之喻。將以告王。此詞距心之言。所以曉王兩語距心。蜚龍之去。是以警王大臣之事。君其曲折苦心如此。

陸梯霞輯解 蜚龍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之進退久速。當於理上二節。蜚龍感孟子之諷。因可以去而去。下三節。孟子因或人之譏。明可以久而久。見守官守道之不同。

序講 孟子謂齊大夫蜚龍曰。人臣居是官。當盡是職。子之辭靈丘之邑。而請為士師。其所為近似有理也。蓋為士師。司刑而又近王。王之刑罰不中。則可以為已責而言之也。然則一居士師之任。當即有所言矣。乃今既數月矣。近君既久。聞刑罰之得失。不為不熟矣。豈王之刑罰皆中。而未有可以言之者。與其於子之初意。謂何也。

陸梯霞輯解 似也。略其迹而諒其心也。且虛說意在。下句上。未可以言從數月中說來。正是激之使言。○以孟子語觀之。可見當時刑罰不中。可言處必多。為臣之職事而去。可謂得進退之義矣。

士靖曰觀距心之罪。蜚龍之能諫。孟子固擇人而

蜚龍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蜚龍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夫聲

知也。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愛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雙峰饒氏曰。徐裕寬容。規諷以漸而入。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著休。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

士靖曰觀距心之罪。蜚龍之能諫。孟子固擇人而

士靖曰觀距心之罪。蜚龍之能諫。孟子固擇人而

士靖曰觀距心之罪。蜚龍之能諫。孟子固擇人而

與之言也。

序講 蝼蝻之諫而且去。實孟子激之。齊人乃譏孟子曰。當言而使之言。言不用而致其去。孟子所以為蝼蝻而成其去就之義者。則善矣。然在齊而道既不行。去又不果。孟子所以自為其身者。則吾不知其故也。何明於為人而暗於自為耶。

序講 公都子以齊人之言告孟子。

序講 孟子曉之曰。吾聞之也。人臣有分。理政事以官之職為守者。必盡其職。乃可居其位。倘君不信任。而使不得盡其職。則當致其官而去。有以進諫諍之言為責者。必盡其言。乃可居其位。倘君不信從而使不得盡其言。則當致其言而去。此人臣進退之常理也。若我之於齊。無政事之任。以官為守。無諫諍之任。以言為責也。既不得以人臣之職事責望於我。亦何得以一身之去就受制於人。進而留此可也。退而去此可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寬舒而有餘裕哉。齊人安得以蝼蝻之去而議我也。

審理不精當。則往而不返。與溺而不止。均之為病而已矣。

陸梯霞輯解 進退二句活看。不退便進。也有餘裕。進也。由我不必拘退也。由我不必激。何等寬展。而自如。○孟子異於蝼蝻。故得從容不迫。陳善閉邪。以候王之改。可徐處乎進退之宜也。然卒致為臣而歸誠。意備至。啓告曲盡。而王終莫悟。則有去之而已。三宿出。畫猶庶幾望王之改。終從容不迫也。豈倖倖然者能識之。

陸梯霞輯解 出弔於滕。章全旨。此章見待小人之道上。節是大賢與齊臣同使而待之嚴。下節是因門人致疑而答之婉。

序講 孟子為客卿於齊。遇滕國有喪。為王出弔於滕。王使蓋邑大夫王驩為副。輔佐其行。王驩雖朝暮進見。往返齊滕之路相接甚久。孟子竟未嘗少假以辭色。與之言。出弔所行之事也。蓋以驩非可與言之人故耳。

陸梯霞輯解 曰蓋大夫。見其勢可與。言曰朝暮。見相接之殷。曰反齊滕之路。見相與之久。此是記者書法。為下章張本。○註行事使事也。謂弔祭之禮。邦交

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夫音扶。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

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

此。慶源輔氏曰。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已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為已甚之疾也。○黃氏洵饒曰。易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程註曰。遠。小人之道者。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怒。惟在於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

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

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

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惡也。木。

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

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

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

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士靖曰輔行之使雖出自王實驩計求之而王亦因任之此小人之巧朝暮來見彼之暱輔在此而彼之傾陷亦在此唯君子為能不失其正而不墮其術

序講 公孫丑不知而問曰此人或勢分相隔或周旋不久則言有不能盡者王驩大夫今攝齊卿之位不為小矣自齊至滕之路不為近矣往而且反之而未嘗與言出甲所行之事何也孟子有難於顯言者托辭以答之曰使事不治與之共議可也今出甲儀文禮節夫既有從行官屬各司其事已治辦而得宜矣予又何言之有哉此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也沈誠菴曰千里往返不交一言可謂嚴矣而以使事或治不必有言為辭則渾然其不惡也

陸梯霞輯解 路不為近見時之久○朱子於或字生出有司字○孟子雖為卿而實賓師也則禮文器數固可付之於有司是王驩雖曰輔行然齊王之意特欲籍孟子以為重有司之事不敢以煩之也○朝暮見亦無不交一言之理當看行事二字是未嘗與言出使事以示不與小臣共事之意也

陸梯霞輯解 孟子自齊章全旨 此章見孝子當盡其心首節門人疑厚葬之非以下孟子詳明其厚葬之宜通章以盡心二字為主○時墨氏教興世風漸薄故見孟子治木其駭其美孟子特舉心之不容已者示之然後盡於人心句最重曰悅曰慊盡心之謂也末云不以天下儉其親尚儉之教墨教也

序講 孟子為卿於齊有母之喪自齊歸葬於魯既葬又自魯而反於齊止宿於齊之贏邑弟子充虞請曰前日夫子有母之喪不知康之不肖使虞董治其事當時喪事嚴急夫子方在哀痛迫切之中虞雖疑不敢請問今事畢從容願竊有請也向者所用棺木似過於厚美然

陸梯霞輯解 按人物概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曰云則時母蓋同在齊既喪而歸葬于魯也孟子歸人而曰歸葬於魯者趙岐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邾木邾至孟子時改為邾邾後為魯所併或又曰為楚併非魯也○止於贏只是倦顧丘隴餘哀未忘○嚴言喪事匆匆也屬孟子敦治也詩王事敦我註敦猶投擲也似焉我以治之義略同序講 孟子曰喪祭從厚其來久矣古者夏殷以前

之美而已慶源輔氏曰古者棺槨無度想是過於厚觀易喪葬取之大過可見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比必二反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忤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

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新安陳氏曰不得為者決不敢過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所能為者何忍不及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心盡天理而已矣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棺槨厚薄無尺寸之度。及至中古。周公制禮。棺始用七寸。而槨亦稱之。自天子以達於庶人。皆得用之。非但為人觀視之美已也。蓋必如是。然後堅厚久遠。而得盡於人子之心耳。

陸梯霞輯解。古者句輕。引起中古二句。制禮之詞。末句正緣制禮本意。蓋禮緣人心而制之。非強人心而制之。喪必從厚。乃人子本心之自不容已者。凡可以用心情者。無不為矣。○無度想是過於厚。○人心是人子之心。非他人之心。

士靖曰。治喪以為觀美。乃是樂喪。無人心也。○盡人心者。所謂勿之有悔焉也。孝子之心。則何盡乎。序講。凡居親之喪。有限於禮法。分所不得為者。不可以盡心。而悅若貧乏。無財力所不能為者。亦不可以盡心。而悅。分既得為。而又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而從厚。吾何為獨不然哉。棺槨之美。亦猶行古之道也。

陸梯霞輯解。此節承上盡人心來。○古人皆用。用厚葬也。何獨獨字對皆字。○悅快也。所謂盡於人心也。序講。且棺槨堅厚。非無所取爾也。為吾親已死者。

為久遠之計。無使土親近其肌膚。則死者之體魄安矣。父母既安於下。其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遺恨乎。

陸梯霞輯解。化者。死者也。生變而為死。故曰化。猶云逝者無使土親膚。是木之堅厚久遠處。其所以以此為盡心。以此為悅者。歸在於無使土親膚而已。人心是言人子之心。○古者棺槨無度一條。是說先王之制以解木。若以美之疑。古之人皆用之。條是說已所以美其木之意。且比化者條。是說用之正欲無使土親膚。自盡其心也。曰於人心獨無悅乎。正應然後盡於人心。何曰盡於人心。曰悅曰快。都是一意。必此心盡。然後悅。悅即悅也。○既言達於庶人。則法制當得矣。不得無財。是說言無悅。不作快然說。只此心無歉然不到處。上言悅。此言快。總是個盡乎人心。人皆欲自盡此心。而吾獨不以此為悅乎。對人而言之曰。獨與吾何不然相應。下吾聞節。即極言人之至情不貴。所包者廣。厚葬特其一耳。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嚙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慶源輔氏曰。沈同問燕可伐。如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孟子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朱子曰。孟子言伐燕處。固自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唯天吏則可以伐之。○或謂孟子於沈同之問。曷為不盡其辭。以告之。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待之。則是猜防。

陸梯霞輯解 此因上文之意而反言以結之。○以猶為也。不為天下惜棺槨之費。而儉於其親也。○註此物二字自虛。不可指定棺槨。古語或兼生事葬祭。就此章言則是送終之禮。○天下猶言世上。

陸梯霞輯解 沈同私問章全旨 此章見天討不可私上節就燕論燕。見燕有可伐之罪。下節就齊論齊。見齊非伐燕之人。私字重看。非王命而問。只似閒論。故孟子亦泛答之。若以王命問。則是齊欲伐燕。而孟子亦就齊立論矣。○爵賞者。天命有德也。征伐者。天討有罪也。燕之私爵。齊之擅征。同一失耳。故始云無王命。繼云為天吏。而末云燕伐燕也。

序講 齊臣沈同以其私意來問於孟子曰。燕君臣以國相授受。其罪可伐與。孟子據理答之曰。可伐。夫諸侯之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在子喻不得私與人。以燕在子之不得私受燕於子。喻即如有來仕者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以吾子大夫之祿爵與之。夫彼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大夫之祿爵於子。則可乎。其不可也必矣。彼以土地人民而私與私受。何以異於是。此燕之所以可伐也。

陸梯霞輯解 沈同以私問亦或齊王陰使之也。○燕以私讓齊以私伐。沈同又以私問。私字極有味。○兩不得字最重要。斷制有力。註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二義。正入在此。然觀下喻。似重天子一邊。○是字指私與受祿爵。

序講 齊人借孟子之言而伐燕。或問孟子曰。勸齊伐燕。有諸。孟子曰。未嘗勸齊伐之也。但沈同嘗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彼遂然吾之言而伐之也。彼如復問曰。孰可以伐之。則吾將應之曰。必誅君弔民。奉行天討。而為天吏者。則可以伐之。若非天吏。則不免擅伐之罪矣。譬如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此殺人之人。有可殺之罪與。則將應之曰。有。可殺之罪。彼如復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將必應之曰。奉君執法。而為士師者。則可以殺之。若非士師。則不免擅殺之罪矣。今燕雖為可伐之國。而齊則非伐燕之人。齊非誅君弔民奉行天討之天吏。則以齊伐燕。無異於以燕伐燕也。何為勸之哉。

險設之私耳。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亦何為而不可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平即昭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 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

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

解之 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

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

處見王之無可自解於論過處見賈之不宜為王曲辭序講齊取燕後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乃畔於齊王曰吾初欲取燕孟子常勸我順民心既諸侯謀救燕孟子又勸我置君而去我不曾用其言而今其言皆驗吾甚慙愧焉而無以見之也此亦其羞惡本心有不答自已者

序講陳賢鄙夫乃逢其君曰王無以此為患焉試問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孰智王驚嘆曰惡是何言也我豈敢望周公哉賈曰昔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以嗣商後周公實使管叔監守武庚之國及成王初立管叔遂與武庚同謀以啟畔周假使周公預知管叔之叛而故使之是陷管叔於死不仁之甚也若不知管叔欲叛而誤使之是無先見之明不智之甚也仁智即周公未之能兼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往見孟子而為王解之何慙焉

陸梯復輯解賈意大段重不知而使見事固難料也引事則在畔字映帶○孰仁且智即一且字便倒在智一邊知而畔亦只要引出那不知其曰周公未之盡亦上謂不是不仁必是不智定嬰坐周公以不智之過一過以聖如周公猶不能仁而且智則王亦可以少寬矣○况於王乎一語其不敬殊甚

序講賈遂見而問曰周公何等人也孟子曰德如周公乃古之聖人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是事乎曰然有其事也曰周公預知其將畔也而使之與曰周公若知管叔之畔豈肯使之必是不知其將畔也曰周公聖人也既不知其將畔而誤使之亦不能無過矣然則聖人且有不能知人之過與曰周公非他乃管叔之弟也管叔非他乃周公之兄也公以愛兄之心誠信使之實不料其中變至此然則周公之過不亦天理人情之至為所宜有者乎而豈後世所以藉口哉沈誠菴曰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誠哉其為過也然以兄弟之間而不知其將畔而使之周公即欲預辭其過而不可得者故曰其過有所不免矣夫先事而預防之如堯舜之不以天下與未均如象之不得有為於其國防之正所以全之也然人固有始惡而終善者亦有初吉而終凶者亦有大惡之人其先未章著者兄弟之間無故而曲為情防不見其影何自而覩其形耶故無論忍不忍周公總無此心也游氏所謂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可謂善說聖人矣然亦自後之人因成事而論之如此若在周公不起於心不作於意管叔有才可用則用之身以留相王室監殷重任以付之兄真所

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叛果何心哉惟管叔之叛兼周公所能知則其過有所不免矣○問周公誅管叔自私恩言之其心終有不自滿處朱子曰周公豈得已為此哉莫到恁地較好胡氏云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問王室

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周公豈得而私之哉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雲峰胡氏曰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此一句最見周公之用心○曰天理人倫之至人倫即是天理特分而言之天理其自然者人倫其當然者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



謂天理人倫之至。初何有忍不忍之心也。迨後來管叔負公則公誠過矣。以情理之極。而至於事勢之窮。不得不過其過也。乃其所以為周公也。陸梯霞輯解。管叔之畔。蓋萌於既使之後。而非釀於未使之先。蓋疑攝政之非。事出偶然。平日未有端倪。如何逆得他。且字見公且然。下于公者。可知有過。指不智周公之過。全是不忍逆料其兄。○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以周公弟管叔兄故也。若在他。人不可例論矣。是。多少注射。多少含蓄。厚講。且人不能無過。而所以處過者不同。古之君子。事不及察。而有過。即能自認其過。而改之。今之君子。事不及察。而有過。却不肯認錯。即順着那過做去。而憚於自改。古之君子。當其有過。明白示人。無一毫遮飾。就如日月之食一般。天下誰不見之。及其及改。區復於無過。就如日月復明一般。依舊光明圓滿。天下之人。誰不瞻仰。此等心事。何其光明正大。即有一時之過。安足病之乎。至於今之君子。豈徒順從其過。不肯改圖。又要假借一段說話。彌縫掩飾。以欺人之耳目。此古之君子。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而今之君子。所以卒歸於有過也。自愛其身者。固當以古人自處。而愛人以德者。又豈可以今人待之哉。

新安陳氏曰。孟子窺賈為君文過之心。於不言之表而責之。

沈誠菴曰。窺非聖人之用心。夫齊王當日之過。孟子固已極論之。至於燕畔諸侯兵起。孟子前言固驗。而國論已藉藉矣。陳賈所謂聖人。且有過明為齊王地也。孟子先辨周公而後責陳賈者。正欲以周公之不得不過。形齊王之自蹈於過。後方以古人之改過責陳賈之飾非。其詞意俱光明正。直絕無所謂窺意於不言之表也。陸梯霞輯解。此節只連過皆帶下。開論一番。而大指自見。大段則言古今人不符。其過不相及。處過亦不相及也。○今之君子。不必說指賈亦不必說指王。只是迂論而寓責賈之意於言外。○下段於改過之上。又說個無隱諱意。於過則順之。下又說個為之辭意。總是即上兩句意而充拓之也。○順猶順承之順。蓋過既明。只依他做去。更不更改。便是順也。為之辭。為字讀平聲。改是君子自改。順是君子自順。辭是君子自辭。故為字不讀去聲。○古之君子。五向泛言。不指周公。今之君子。亦泛言。不指陳賈。周公之過。已自做成。不可改的。故過則改之。原是說為是順之為之辭。亦以今人自己言。不可替孟子作聰明。指是為他人順。為他人辭也。士靖曰。賈與孟子言。其所謂為王解者。初不明言也。

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

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

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潮朝音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

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

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

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

何不也。

然而孟子固自知之。而亦不直斥之。但言古今之異。使賈自愧悔。與王自自慎。則齊猶可救禍也。而徒懸於受過。與惟思所以文過。欲免危亡。豈可得哉。

陸梯霞輯解。致為臣章全旨。此章見君子不以利為去就。首節孟子去國。次節因齊王有繼見之圖。而答之。婉以下因齊臣達留行之命。而拒之詳。

序講。孟子仕齊為卿。雖不受祿。亦臣位也。久而道不得行。乃致為臣而歸去。陸梯霞輯解。致送至也。見正韻。致為臣。送還其政與君也。○孟子始在齊為賓師。後雖為卿。而不受祿。齊王蓋猶以賓師待之。其致為臣。還卿位也。○孟子於齊仕而不受祿。其所謂仕。不過署其名。而實則未嘗食祿任事。正所謂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也。故去就得以自由。

士靖曰。客卿之位。非不貴。十萬之祿。非不富。王之禮未盡衰也。而道不行。則位祿非可拘矣。序講。王就見孟子。曰。前日夫子未到吾國之時。寡人願一見。而不可得。及到吾國。而寡人得待夫子。不獨寡人心喜。凡我同朝之臣。其心皆甚喜焉。今又欲棄寡人而歸。不識夫子肯不終絕寡人。可使此別之後。尚得再見否乎。孟子對曰。繼見之期。不敢預以為請。且然此心

固所願也。此可見行道為君子之本心。而枉道為君子之大戒也。陸梯霞輯解。本是孟子千里見王。今日得待。本是齊王自喜。今日同朝甚喜。見得同朝皆喜。則王之喜。又當何如。亦善為辭也。○得待同朝。句有二說。一說得與夫子同朝。寡人甚喜。一說不但寡人喜。即同朝諸臣亦喜。喜俱可。○齊王止云。繼見是目下已不留矣。○請與願俱承繼見。來不敢請者。恐有干進之嫌。固所願者。由於愛君之意。

序講。孟子雖欲去而猶不忍遽去。至於他日。王因謂其臣時子曰。我欲當齊之國中。而授孟子以居室。養其從游弟子。以萬鍾之祿。使上而諸大夫。下而國人。皆有所矜式。而取法焉。子何不為我言之。而使之勿去也。陸梯霞輯解。孟子之去。本是可去。則去而味他日二字。亦有遲遲其去之意。然齊王見孟子開口便說。可以繼此得見乎。是顯然欲聽其去。至於托時子之留。亦是見他遷延不去。故又謬為此說。且其所為留者。亦只是處之國中。不辭之朝廷之上。使諸大夫國人。矜式去遣了。其君用之一。還特要尊賢名耳。○玩他日二字。便見王實無留孟子之意。只他日見其未即去。故托言以留之。○室與祿。不重祿。上故下節只說萬鍾。○四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餽。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餽。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

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豆爲區。區受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受六斗四升。十釜爲鍾。鍾受六斛四斗。

士時曰此在孟子致臣之後。故又出此說以爲留禮之文。

序講 時子奉王命。因托陳子以轉告孟子。陳子遂以時子之言告之孟子。

陸梯霞輯解 時子陳子。一是重君命。一是重友托。皆以爲可留意。

士靖曰觀齊王之謂時子。時子之因陳子。想見孟子巖巖之象。高不可攀。

序講 孟子道既不行。義在必去。而又難於顯言。乃姑荅陳子曰。子所述時子傳王命之言。是如此耶。夫時子惡知我之不可復留也。且王以萬鍾留我。不過以我爲欲富耳。如使予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常辭十萬之祿。而不受。今乃受此萬鍾之餽。辭多而受少。欲富者固如是乎。而况我非欲富者乎。

沈誠菴曰君子去國。不潔其名。但告以欲富之意。而不明言其所以去之之故。前有固願之辭。後有日望之情。此孟子所以爲義之至。仁之盡也。○義所以處夫道。道行則止。止爲義。道不行則以去爲義。

陸梯霞輯解 齊王原不疑孟子欲富。孟子自辨何也。

蓋此數語。引而不發。正以見已之志。在行道也。意若云。欲留予者。必諒予之所欲。如使予欲富。必不辭多而受少。既非欲富。則所欲殆別有在矣。而可以荷留耶。○本節辭十萬受萬。是辭此而受彼。下節已不用。又使子弟是失此而求彼。末節左右望而罔市利。是得此而兼彼。事雖不同。其心之爲利則一也。

序講 我今既辭卿位。若復以萬鍾留齊。是不得於彼而求得於此也。與昔之子叔疑何異乎。季孫常譏之曰。怪異哉。子叔疑之爲人也。使已得位爲政。至不見用。則亦已矣。又必百計使子弟爲卿。以代已專政。此其志不過爲富貴耳。夫人情亦孰不欲富貴。而子叔疑獨於富貴之中。展轉營謀。不肯割舍。有私登龍斷者之所爲焉。不亦異哉。

沈誠菴曰此章集註。凡三提道不行。以見孟子出處去就。凡以爲道也。

陸梯霞輯解 舉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做此之意。○引季孫一節。只取壘斷二字。與字虛。下正明其異。○上使字。是假使之使。下使字。是使令之使。

序講 所謂龍斷者。何如。蓋古昔之爲市者。各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之官。平其物價。息其爭訟。耳。初未征其稅也。後來有一等丈夫。中之賤者。焉貪得無厭。必

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網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聲。下

同隱於。斬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

孟子

卷四

求龍斷最高處。而登於其上。以左顧右盼。凡居積與販之物。既欲得此。又欲取彼。市中財利。無不一網括盡。於是人皆惡其專利。而以為賤。故從而征其稅。以懲之。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之稅。是征商實自此賤丈夫始矣。此季孫龍斷之說也。所以譏子叔疑不得於已。而又欲求得於子弟也。使我辭十萬。而受萬。是亦龍斷之行矣。如之何其可哉。

沈誠菴曰。以利誘之。從孟子欲富之說。龍斷之喻。看出陸梯霞輯解。子叔疑是客賤丈夫。是客中之客。孟子有引喻以終之。而不復說上正意者。如此章之類是也。

士靖曰。上引季孫語。此復申龍斷之說。所以重明其不可也。世之不知而陷為賤丈夫者多矣。

陸梯霞輯解。宿於畫章全旨。此章見君子不可輕留。首節去國而有所待。次節因人之留而示以絕之之意。下二節因人之不悅而示其絕之由。

序講。孟子已去齊。而仍宿於畫。亦遲遲吾行。而未忍遽去也。

序講。時有自欲為王留。孟子之行者。坐而言其所留之意。孟子不應其言。且隱几而臥。若置之罔聞焉。

陸梯霞輯解。欲為王留。是不奉王命。不能留於未行。

之先。臥而不應。在無王命。不在坐而言。○不應者。不欲聞其言也。隱几而臥者。不欲接其人也。○几與案。自是兩物。几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抱。○隱几者。手憑几上。几掩手下。有隱伏意。

序講。留行之客。因不悅曰。弟子齋戒。越宿而後敢言。夫子乃臥而不聽。拒人如此。請從此辭。勿復敢見夫子矣。乃起而欲去。孟子止之曰。坐。子不知我隱几不應之意。我明以語子。昔者魯繆公尊禮子。思使人候伺於子。思之側。以道達其誠意。若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而久於魯矣。泄柳申詳。在魯時。有薦賢者在繆公之側。以維持調護之。若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而久於魯矣。善賢者必以君之敬禮而留如此。

陸梯霞輯解。曰。齊戒見誠。曰。越宿見積誠也。○此留行者。宜有職位。人親近王前。故孟子以維持調護之道責之。上人字。是繆公使人來道達誠意的。欲子思知已之敬。下人字。却非申泄所使。乃曾廷自有人調護繆公。使勿失禮。二段抑揚。重子思。留宿。指平日不是。去時為長者慮。亦是責其平日非指留宿。一節子絕。二句只平。

平說。要他自悟。其非勿說。○非謂申泄。二子之賢。倚君側之人也。二子當時。亦只見曾君信用他。故樂為之。留初不知中間維持調護之故。而究竟曾君親用之故。

留初不知中間維持調護之故。而究竟曾君親用之故。

留初不知中間維持調護之故。而究竟曾君親用之故。

留初不知中間維持調護之故。而究竟曾君親用之故。

留初不知中間維持調護之故。而究竟曾君親用之故。

留初不知中間維持調護之故。而究竟曾君親用之故。

留初不知中間維持調護之故。而究竟曾君親用之故。

曾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

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

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問泄柳申詳。無人乎。

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朱子曰。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汗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則以有人耳。○子思段見客當奉王命來留申詳段見客當開悟齊王以敬賢也。

序講 觀繆公之於子思則留賢之道可知矣。今子之來未嘗奉齊王之命而欲以私意留我。是子為長者謀慮而不及子思。薄待長者矣。子試思之。是子先絕長者乎。亦長者先絕子乎。可知我隱几不應之故矣。

陸梯霞輯解 孟子非止泄柳申詳之匹。亦非只望齊王待以二子之禮者。故於此只言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二句詞語是兩詰之。其意則是說他不奉王命已先絕已。而後已絕之也。集註得其意。故曰齊王不使子來云云。

陸梯霞輯解 尹士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行道之心。忠厚之意。首節分上是因孟子之去而致其譏。以下因孟子之言而悟其失。看來尹士意見儘高。所以聞言即悟。○此章以三宿出畫一句為主。尹士之譏為其三宿而諷。孟子之辨亦只在三宿上。辨中間低個婉轉情詞。諷切俱是摹寫其出畫時。心口相商。如此不忍就行的光景。

序講 孟子去齊而遲遲其行。齊有尹士者。私語人曰。去就乃士人之大節。王之非湯武人皆知之。使孟子不識王之不可為湯武。則智不足以知人。是不明也。識其

不可。然且至齊。則是志不在功業。而于求恩澤也。千里而見王。以求遇合。及以不得遇之故而去。宜其速矣。乃三宿於畫。而後出境。是何濡滯而戀戀不決也。士則因此一節。而有所不悅於心也。

陸梯霞輯解 尹士之譏雖有三段。實遞說下。歸重滯滯上。不明是無釋主之智。在不識上。看出于澤是求恩。以自潤在然。且至上。看出尹士主意。見孟子既然要去。當時為何而來。當時既來。得不是今日何為去之不速。只歸重濡滯邊。且千里見王。便非漫無識見。不遇而去。便一定非真干澤。則是二字。原是翻弄之語。上二者之疑。尹士已自家與孟子開釋。只三宿出畫。却是令人難解。是予所欲。指行道言。便見得欲王為湯武。非不明非干澤也。惟不遇故去。違却初心。豈得已哉。所以三宿而後出畫也。○茲指濡滯。

序講 高子以尹士相譏之言告孟子。序講 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之心哉。千里而見王。誠望王之可以為湯武。而因之以行道。濟世是予之本心。所欲也。至于不遇故去。豈予本心所欲哉。道不得行而位不可苟。展轉思。維予蓋有所不得已於此也。

陸梯霞輯解 但曰是予所欲也。則是有意於王之為湯武。而非干澤可知矣。故於上二譏不條析。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

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

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畫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

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

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

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

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

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

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

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

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

序講 予不得已而去則三宿出書尹士以為濡滯於予心猶以為速而不能忍然者為何也蓋人情每暫蔽而復明王之不能用我雖是一時迷惑然或從容悔悟庶幾能改之不至於終迷而不悟也王如知既往之失而改諸則以王道為必可行以吾言為必可信必將追予而反之矣而安容遽出境也

陸梯霞輯解 此節俱根不得已說是解其濡滯之疑以尹士重濡滯故也○尹士曰是何濡滯孟子曰猶以為速語氣亦與七十里之圍民猶以為小一般○庶幾望之之詞此出書時望王如此

序講 三宿出書猶與王之道我夫惟出書而王不追也則王之心終不悟而義不容於不去矣予然後浩然長往而決有歸志焉雖然歸志決矣予豈終能舍王哉王之天資朴實推其不忍廣其所好猶足引用之以行王道而為善也使王果有志於為善而用予以輔之則保民而王豈徒齊國之民安即天下之民舉被治安之澤矣湯武之功未嘗不可致也王庶幾改其過乎予雖於出書之後猶日切望之而何能終舍之也

陸梯霞輯解 尹士三譏一曰不明二曰干澤三曰濡滯孟子只辨濡滯意餘二者帶言之曰王足用為善則非不明曰天下之民舉安則非干澤○予雖然以下至庶幾日望又是出書以後之心如此至此猶未能舍王也愈見其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王如用予至民舉安非自負語見王之足用為善也○以上三節是三段意思知予哉一節見去齊為不得已猶以為速一節見未出書時望王改而留之下節是反繳上文以見其非濡滯也

序講 夫予之民生在念而故主情深豈若是規模狹隘之小丈夫然哉有所諫於其君而君或不愛則心有忿怒悻悻然不平之色見於其面愀然而去則窮盡一日馳驅之力而後止宿全無愛君憂國之心哉噫濡滯之名予寧愛之可矣尹士惡足知之

陸梯霞輯解 予豈若是四字貫至節末當一氣讀下○故是字正指下諫君數句○說到此處衷懷愈傾矣本為行道客氣自用不著

序講 尹士聞之自悟其失曰由孟子之言觀之士誠小人也但見得去就之際不可不明豈知行道濟時愛君澤民惓惓不釋君子之所為有如是乎

沈誠菴曰千里見王期之為湯武此行道濟時之本心三宿出書望王之改以安天下此愛君澤民之餘意汲汲惟恐其後初來之心然也惓惓不能自己去後之意然也○李氏說一情字將孟子徘徊不能去之意包括

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

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朱子曰孟子與荷蕢皆是

憂則違之如荷蕢者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南軒張氏曰孟子安天下之道已素定於躬中而其本則在於格君心故惓惓望王之改之也若夫諫而不用去則窮日而後宿者是私意所發其諫也固無誠意之感其去也又無忠厚之氣真小丈夫哉○雙峰饒氏曰方其來也只望齊王

能行其道及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此聖賢仁厚之意李氏所以說憂則違之情憂只是不樂違去也當看情字○雲峰胡氏曰孟子憂則違之若與荷蕢同而其憂則違之情與荷蕢之愀然忘情者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齊有易以安天下之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有行者所以拳拳望之有不能自己焉於此終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孟子去齊克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

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無餘獨舉荷蕢正娶將也果字形出此中情事耳  
陸梯霞輯解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  
後來不得已之意耳詳玩此兩句便可見聖賢之心千  
里見王王如用乎天下之民舉安此其行道濟時汲汲  
之本心三宿出書王庶幾改之予自望之此其愛君澤  
民倦倦之餘意

陸梯霞輯解充虞路問章全旨此見孟子用世之心  
全在時不可失充虞非疑言行相悖不過謂君子當  
無適不樂何故有不豫之色彼一時是前日所論之時  
為君子修身者言凡不得於天不合於人者惟反求諸  
己若今日所遭之時則吾道窮雖無怨天不無悲天雖  
無尤人不無憫人五百年節援古以起下之意二必字  
重看自古明良遇合有一定之期以開平治於天下今  
數過五百其興尤可必矣是幸其過非恨其過時謂平  
治之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矣總見得王者當興而已  
當為名世意○當重憂世一邊樂天處又是一意  
序講孟子不遇去齊充虞於路中問曰夫子自出書  
以來若有不悅豫之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  
得於天也不怨天不尤於人也不尤人以此言觀之則  
亦無往而不豫矣而夫子何有然也  
陸梯霞輯解充虞只是寬之之詞舊主言行相顧作

刺譏說不必  
序講孟子曰時有不同未可概論也彼前日乃講道  
論德之一時求不愧於天不忤於人而已此今日乃行  
道濟世之一時上悲天命下憫人窮固非前日之可比  
也

陸梯霞輯解不怨不尤是聖賢一生學問悲天憫人  
是聖賢一生擔當○彼一時二句重下句抑揚說下二  
節正是說此一時之意  
序講何以言之歷覽往世大約五百年貞元會合必  
有繼天立極之王者受命而興以開太平其間又必有  
德業聞望可名一世之大賢以為之輔佐者是君臣際  
會自有定期也  
陸梯霞輯解五百年節重王者上蓋有聖人出則各  
世因之而顯孟子自是名世借無王者與以為輔佐不  
豫意本此下文方見○自堯舜至湯共五百八十年湯  
至紂三十五百二十八年而周興  
序講乃由周文武而來王者不作已七百有餘歲矣  
以五百年之數計之則已過矣以當今之時考之則亂  
極思治王者當興而名世可以有為矣於此王者不興  
而不得有為以立名世之業此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沈誠菴曰此二句補本文所不及所謂意中之事而一

彼前日此今日新安陳氏曰前日言不怨尤之時與今日所遇之時不同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  
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  
為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  
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  
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  
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

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  
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遇於齊是天未欲平  
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  
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  
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  
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朱子曰或問文  
中子曰聖人有  
憂乎曰天下皆憂吾何獨得不憂又曰樂天  
知命吾何憂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  
害其樂天知命  
之樂其庶幾乎

章中之筋節關鍵也。先將不能無不豫安頓於此。然後下文何為不豫繳得醒。

陸梯霞輯解。由周而來三句。是一段事。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又是一段意。其歸則同。

序講。雖然夫當此時而我猶不遇。是特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如天意一轉而欲平治天下。王者復興則當今之世。懷名世之具者。舍我其誰也。天意未可知。而吾又有其具。亦惟隨其所遇。安意以待之耳。是吾雖若不豫。而其實何為不豫哉。可見孟子自任之重。故去國而不能無憂。自信之深。故處困而不失其樂。聖賢之存心如此。

沈誠菴曰。常人憂樂以己。故相反。聖賢憂樂在世。樂在己。故不恃。常人憂樂以私。故相反。聖賢憂樂以道。故不恃。自傍霞輯解。自五百年至則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天未欲平治天下以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前節註。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此句然任妙。若無此句。亦起吾何為不豫哉。不得。○一說云。此節正見不豫意。如欲平治天下云云。至何為不豫哉。言外若曰。惟其不然是以憂耳。此說似得。孟子本意。但皆註不可從。

陸梯霞輯解。居休章全旨。此章見孟子不受祿之義。

首節丑疑不受齊祿。二節明其不受祿之由。雖言所以不速去之故。亦以發上不受祿之意。序講。孟子去齊。居宿於休地。公孫丑問曰。居人之位。則當食人之祿。今夫子既仕於齊。而又不受其祿。豈古之道有然乎。陸梯霞輯解。出畫者。愛民之仁。居休者。料君之智。序講。孟子曰。仕不受祿。非古道也。吾之所以不受者。以吾始來齊。於崇地得見王。即知其不能用我。退而便有去志。此志不欲變。故不受其祿也。沈誠菴曰。初見而即有去志。見幾之明也。既去而猶有望之之意。愛君之仁也。仕齊而不受祿。持身之義也。序講。志既不變。而不速其行者。何也。但因吾見王之後。齊繼而有師旅之命。上下戒嚴。義不可以請去。故不得不留。久在於齊。實非我之初志也。我始終不受祿之故如此。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

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畫。猶以爲速。而謂初見已有去志。久於齊。非我志何也。蓋孟子雖庶幾齊王之可以爲而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也。初見察王之情。必有不能受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感悟與否也。初志雖欲去。而猶有望焉。豈徒爲苟留也哉。此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其備學者所宜深究也。

○慶源輔氏曰。禮則有常。義則有權。如君命召。不俟駕。禮也。有不召之臣。便是義。孔氏謂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說得自好。○雙峰饒氏曰。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孟子當時見王於崇。便有不合處。難於委質爲臣。所以止爲際可之仕。○新安陳氏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趨然不。屈進退餘裕。本全在此。一受其祿。則爲祿所縻。是爲祿而仕耳。



四書大成

遂寧張鵬翮鑒定

陸梯霞輯解道性善章全旨 通章以性善為主而二節啓世子以性善而實其入後三節決世子以性善而勸其志

序講 滕文公爲世子以定公之命使將往楚而過宋時孟子在宋世子慕其賢乃于宋見孟子陸梯霞輯解 世子太子古天子諸侯之通稱周公致世子之法成王亦稱世子矣後世乃分○按此當在過宋讀任而見孟子另讀故下文云世子自楚來復見孟子不必如常解作迂道來見

序講 觀世子急于見賢正其天性之善可與入聖之機也孟子欲從本原上啓發他故所與言者大約是說人有此生即有此性乃天所命予人之正理也性中仁無不全義無不備本有善而無惡而又恐言之無徵必

四書大成

孟子

卷五

一

歸安沈磊 纂訂  
仁和王 栗  
仁和王 變  
仁和沈 遇  
仁和馮文炳 全校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

稱堯舜以實之。蓋堯舜之德雖不易及。然其所以為聖者。非于性之外有所加。不過由其本善無惡之性。以造其極耳。稱堯舜之仁。便見得性中同有是仁。稱堯舜之義。便見得性中同有是義。仁義不假外求。則聖人可學。而至而人當不懈于用力矣。孟子所以告世子者如此。沈誠菴曰。知之果真。則行之自必。所以道性善者。仁義不假外求也。必稱堯舜者。聖人可學而至也。孔子性天不可得而聞。是窮理盡性至命。深言之也。孟子開口便說性善。是仁義我所固有。淺言之也。孔子致不驕等。故只使之就日用事物精察力行。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也。孟子因世俗卑卑自暴自棄。使人認取本來原自至善。原與聖人無殊。只須擴而充之。以復其本然之善。則言各有當也。○子思所重者。理也。故下便說率性之謂道。然自天命言之。則理不能不兼氣而言。故朱子釋之曰。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

陸梯霞輯解。性善二語。但要根住世子說。謂孟子與世子所道者。性善與世子每言必稱堯舜也。不是泛論理。士靖曰。世子天資純篤。故孟子不必攻其外邪。而但發其天良。道性善所以實其善心也。稱堯舜所以示之至善也。○人不知堯舜之可為。只是不真知性之果善耳。○知性善則知堯舜之不得不為。又知堯舜

之有所可為

序講。當時之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于孟子之言。不能無疑。乃自楚國及復來見孟子。孟子曰。世子此來。得非聞吾之言。而有疑乎。以道之在聖人者。為高遠難行。而求早近易行之說乎。不知此性善道理。無古今無聖愚。一而已矣。堯舜此道。吾人亦此道。道無二。故我以堯舜之所可能者。告世子。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沈誠菴曰。不知性之本善。故疑性善之說也。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疑堯舜之稱也。○惟其性一。所以道一。子思曰。率性之謂道。非有二也。孟子前言性。而後言道。前題其本原。而此勉以身體力行也。孟子言道一。而朱子釋以性一。正見孟子所言。前後本無異也。

陸梯霞輯解。此道字。正指性道者。性命德行之總名。何者。不是道。此處不必拘中庸性道之分。○此道字。分明是指性說。但不可直作性說。只當說作道。蓋道是活落。道統字。隨處皆說得。所以說道為虛。說仁義為道也。得說禮智為道也。得如是道也。何足以誠是或一道也。道字皆是活落。道統字。然皆有所指。○夫道一而已矣。人鮮得其語。意正為世子疑。孟子所言為高遠難行。而悲別有早近易行之說。故孟子言這個道。只是一個堯舜之能事。即吾人之能事。人亦只要向前耳。別無兩

可也。人哉。

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子乃非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朱子曰。孟子也只

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說。○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伊川謂性即理也。一箇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其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也。其意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問人未能便至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人到得堯舜地。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看來孟子言亦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說。如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曰。未發時。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

簡道理則安容有兩般說話使有道高遠而難行有道  
卑趨而易行則是有二道矣道豈容有二則亦別無卑  
近易行之說也

士靖曰疑之而復來求見則猶有信之之意也正是  
不自暴棄處

序講 試以古人之言歷歷驗之昔者成謂齊景公  
曰今人說及聖賢便悚然畏之不知彼固丈夫也我亦  
丈夫也我一發奮即至彼地也吾何歎于彼而畏之哉  
顏淵有言曰古今稱聖人必推蘧舜然舜果何等人也  
我又果何等人也我與舜同是一樣人耳但舜能有為  
故為聖人苟能立志有為者亦若是舜矣公明儀曰  
周公謂文王我之師法可學而至也夫文王必不可師  
公之言豈欺我哉夫三人之言昭合如此性無不善  
而堯舜皆可為世子亦篤信力行以師聖賢可耳何必  
復求他說乎

沈誠菴曰上言本同一性聯合性善于道一也此言道  
無二致聯合道一于三言也上言無復有他說此言不  
當復求他說屢言之者蓋世子之意恐別有卑近易行  
之說如漢文甲之無甚高論意孟子告之專在闢除此  
意故朱子屢言之深得此意也世衰道微聖賢之學不  
傳卑近易行之說溺人已甚斷絕得此路方可鞭辟做  
向上工夫不然終入于功利趨于苟安而已何足以有

為哉

陸梯霞輯解 此節蒙引存疑俱作明道一大全小註  
只云策世子其說皆是在來以証人皆可為堯舜意尤  
多觀彼丈夫舜文等字可見也○丈夫只當人字看畏  
字是不敢擔當意舜何人言舜是何等人而遂不可企  
及予何人言予是何等人而不至不能及舜周公嘗有文  
王我師之言此在周公不足異你看公明儀忘地位而  
曰周公豈欺我哉○舜之有為能盡其性而已吾亦能  
盡性則有為而如舜矣○周公豈欺我哉見周公固能  
師文王吾人亦能師文王意○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之  
非為我之師也

士靖曰三言自有先後淺深吾何畏彼先去其怯也  
有為者亦若是次鼓其志也文王我師終決其行也  
序講 觀三子之言則知道之無二而聖賢之必可師  
矣世子或以國小為慮而憚于有為也今滕截其長以  
補其短將方五十里也國雖小猶可以立政起衰而為  
治安之國但顧其作為何如耳必奮志以有為勵精而  
求治而盡克因循苟且之弊然後可以去惡而為善書  
說命有曰若服藥不瞑眩厥疾必不瘳人君若安于卑  
近悠悠怠惰則不能盡性以充其善之量而不足以為  
善國矣世子其因吾言而勉之乎  
沈誠菴曰但恐數句言外找足蓋從引書意來安于卑

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  
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氣人於發  
動處見得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  
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  
事而今學者自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  
○張氏須曰孟子言性善所謂天地之性也  
斯言也實傳子思天命謂性之言子思指天  
所付而人受之者為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  
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為言專指理而言也孔  
子言性相近以形體之已具者言孟子之言  
性善以有形之初者言也皆一理也然則氣  
質之性孟子所不言乎曰形色天性曰動心  
忍性曰君子不謂性皆指氣質之性也○吳  
氏程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  
然之理  
而言

世子自楚及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  
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  
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  
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  
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  
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

盡無復有他說也朱子曰當戰國之時聖學  
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  
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  
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  
所疑矣是其可與進道之萌芽也  
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  
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  
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覲古  
竟反

近與上別有卑近句相應此是戰國習氣世子未免帶此病根故痛懲之

陸梯霞輯解 前面文公疑其資質凡下不可以為堯舜故孟子以成覿以下三說答之又恐文公自疑其土地狹小故以瞽瞍之說告之○猶可以為善國言猶可以自立也此于性善堯舜之說何預蓋惟其自克而不安于卑近則必擴充其仁義之心而以堯舜為法其心必正其身必修其國必治矣此其體用一原之理有不

可易者○善國善字與性善善字一路線脈是自盡其性以盡人之性令一國之人皆化為善的意思如後面喪禮井田學校奮發勇往行人之所不能行處皆是瞽瞍瞽瞍發疾瞍不善瘳則復善士靖曰世子原有家國之責乃終言善國而始必言性善所謂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也當戰國時一則曰利國再則曰強國而孟子獨曰善國愛養之澤風教之美于是可見

陸梯霞輯解 陸定公章全旨 此章見人性之善而堯舜可為前三節是始問乎喪禮欲行之而阻于人後二節是既定乎喪禮力行之而感于人前三年喪一段重禮字後君薨聽于冢宰一段重哀字然哀之一字正是制禮之原○親喪固所自盡句是一章大旨三年之喪五句見古今貴賤各求自盡而世子亦不可不自盡曰

不可他求是在世子正堅其自盡之志世子曰是誠在我信其當自盡而不他求矣五月二句果自盡其君也聽冢宰之禮顏色二句果自盡其欲而深墨即位而哭○禮至可謂曰知弔者大悅則又自盡者之所感動也即此便見人性本善人皆可為堯舜處

序講 世子見孟子之後其父定公薨世子謂其傅然文曰昔者我因過宋得見孟子嘗與我言性善堯舜之說我因懷記在心終不能忘今也不幸至于先君之大變不知喪禮如何舉行方合于聖人之道我欲使子往見孟子求其一指不然然後舉行喪事庶免于悖禮之失也

陸梯霞輯解 世子能行喪禮其根原在于心終不忘處得來言于宋者性善之言也值親之喪真情發見故有之鄒之問當如何乃為順人情而合于聖人之道十靖曰行仁自孝弟始孝弟為堯舜之道世子之得于天者固厚而其盡于人者亦不淺

成覿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

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

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

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

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

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

復求他說也朱子曰孟子引三說說語教人

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

別法若如此有箇奮迅與起處方有田地可

下功夫不然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

雲峰胡氏曰性之本善堯舜無異於人之行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

曰若藥不瞋眩厥疾不瘳瞋莫旬反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瞋眩憤亂言滕國

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

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朱子曰滕小不過如

賢須是猛起如服瞋眩之藥以○愚按孟子

除深痼之疾直是不可悠悠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

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

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

之言信矣

之言信矣

葬之以禮。祭享之時。禴祀蒸嘗。當祭之以禮。自始至終。禮無不盡。則心亦無不盡。而可以謂之孝矣。此曾子泛論人子當盡之理如此。若夫諸侯之喪。禮典章殘缺。其詳悉吾未之學也。雖然。禮之大經一定而不可易者。吾嘗聞之矣。蓋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為定。所服者齊疏之服。所食者餼粥之食。此禮上自天子。以下達于庶人。貴賤通行。而夏商周三代以來。皆共之。古今無異。吾聞其大略如此。世子舉行之可也。

陸梯霞輯解 自盡二字最重。固所二字。見人子自然之心。未著世子身上。說言子遭親之喪。此心固其所自欲。盡而不假勉强者。乃天性然也。宜乎世子不能自已。而欲以禮行之也。曰盡見一毫不可不慊于心。曰自盡。見不可一毫外求于人。曾子三句。只重一禮字。出于人情。痛有如此。則安如彼。則不安。見喪禮不可不盡也。諸侯禮未詳其節目。要其大綱。在行三年喪。三年之喪。句重齊疏二句。皆在三年內。非真有服食制度也。到此地步。自然。是這等服食。見自盡處。自天子二句。只形容人情。必然非期會約束所能制者。○親喪固所自盡。此因世子之所能而與之也。亦因以加勉之也。三年齊疏餼粥。正是告世子處。○論語自致。自字是自然。此自字是自。已觀証非自外。至可見而自然。盡心乃在固字上。○據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太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餼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餼諸延反。

儀禮文公於父。當斬衰不齊。而云齊疏者。大槩記耳。○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士。疏食水飲。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室老。其貴臣也。眾士。謂眾臣。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菓。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菓。祥而食肉。○內則。註。饋。厚粥。醯。薄粥。字彙。餼。餼同。

上靖曰。世子之問。正能不失其性善者也。故孟子善之。○親喪固所自盡。句。即下文孟子言不可他求。世子言是誠在我意思。

序講 然友反命于世子。世子以孟子之言。為必可行。遂定為三年之喪。蓋其良心感悟。勇于為善如此。但是時古禮久廢。同姓父兄。異姓百官。皆不欲曰。如今稱乘禮之國。莫如魯。乃吾滕之宗國也。所當取法者也。三年之喪。魯先君莫之行。吾滕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悉反之。斷然不可。且志書有曰。喪祭之禮。當從先祖志之意。以為吾先祖所行之禮。有所傳受。不可改也。而子固不從之。何也。沈誠菴曰。非周公之法。本然何救衰世之失。不謂失禮之甚。何辨志言之意。陸梯霞輯解 然友反命。而定為三年。復古禮也。五月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餼。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朱子曰。孟子答滕文公喪禮不

居庸以下致其哀也。○定為三年之喪。只是世子行未  
有世子行而臣下不行者。然此處所重。却在世子上。觀  
親喪四所自盡。一句可見。蒙引說是。臣子都行。雖有證  
據。不是本意。○宗法諸侯之公子。蓋先君之子。今君之  
兄弟。不敢以君為宗。而君為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  
之適者。蓋使諸庶弟。以一適弟為宗。天子亦然。武王為  
天子。則諸弟不敢以武王為宗。而以周公為宗。故凡文  
王之子。有國者。管蔡邲霍。邢衛毛聃。邴維曹滕。畢原。鄭  
郇。皆謂魯為宗國也。○魯自穆公禫服未終。而思嬰宣  
公未期年而逆。方不行三年之喪。非周公初制也。滕  
亦自中葉。方不行。不可言不可反也。引志明其不可  
反。云先禮者。立法之補也。世數益遠。則以壞法為補矣。  
吾有所受之。是代為先祖。教後人之辭。言先祖有所受  
則後人不可違。吾字指先祖。○喪祭從先祖。志言先祖  
當是始。初立法之先祖。不是後來壞法之先祖。蓋法本  
壞于後人。非作于始。初子孫沿襲之久。認為始初也。  
序講。世子見蔡臣不從。又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勤  
學好問。只好馳馬為樂。試劍為勇。于古禮未嘗考究。而  
不足取信于人。故今也欲行喪禮。父兄百官皆不我滿  
足也。但恐其不能盡喪禮之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  
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喪禮久廢。世子生。未足取  
信于人。一旦欲行古禮。而父兄百官不之足。誠有然也。

說到細碎上。只說齊疏之服。飯粥之食。自天  
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原大本。自盡其  
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飯粥。喪禮之大  
經也。孟子生戰國。不得見先王全經矣。然其  
學得孔氏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遺。識其大者。  
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濶。而於大本大經之  
際。則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  
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  
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  
文度數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  
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嘆之也。然無孟子  
之學。而強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  
免乎私意之  
鑿而已矣。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  
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

然為世子計者。但當求之於己。不可以他求者也。勿恤  
人言。世子唯自盡而已。孔子有言曰。君薨。則為嗣君者  
以百官政事。聽命于冢宰。自己居次守喪。飲粥湯。而  
容毀瘠。至于深墨之色。即喪次之位。朝夕哭泣。于是百  
官有司。莫敢不哀。所以然者。以在上之人。有哀痛。以先  
之。而感發其良心也。蓋凡在上之人。有所好者。則在下  
之好。必更有甚焉者矣。故君子之德。在上而王。感譬如  
風也。小人之德。在下而主。譬如草也。草上加之以風。  
則必偃仆。小人而感以君子之德。則必響應。孔子之言  
如此。今世子在上之君子也。斷行古禮。以自盡其哀。則  
父兄百官。莫敢不遵行古禮。而各盡其哀矣。是在世子  
而已。豈可他求哉。  
陸梯霞解。不可以他求。是因其疑惑之際。而贊決  
之。○君薨。君字。統天子諸侯而言。聽于冢宰。是國家政  
事。皆聽命于冢宰。非聽政聽訟之謂。○位。是哭位。○好  
是好。以禮自盡。○必。偃以上。皆孔子語。  
士靖曰。世子此言。乃正是學問語。故惟學然後知不  
足也。  
序講。然友再反命于世子。世子因語子不可他求。是  
在世子之言。而直承當之口。孟子此言。極是。此事是誠  
在我。而不可以他求也。於是斷然行三年之喪。凡五箇  
月。居廬守喪。未有命令。告戒於父兄百官。感悟皆可

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魯祖  
周公  
且。滕祖叔繻。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兄弟  
俱文王子之國。宗  
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  
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  
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  
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  
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  
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  
甚者也。

謂曰知禮及至葬期四方之人來聚觀之見世子顏色  
慘戚哭泣哀痛凡諸侯賓客來弔于膝者無不以其能  
盡禮而大為悅服焉蓋能自盡而人應之真所謂上有  
好下必甚天理之存人心固不可泯而人性皆善亦於  
此可見矣

沈誠菴曰人性之善有四而仁為首仁之施無窮而愛  
親為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能於喪禮既廢之餘講  
求三年之喪而行之文公之性固善也父兄百官始非  
之而卒聽之四方來觀而悅之當時人之性亦善也乃  
知孟子性善為可信可行而不必疑也○今欲行一禮  
人必以為怪及果行之人又以為好蓋民不可以慮始  
而可以樂成往如此患無誠心力行者耳  
梯霞軒解不可他求之言信然也是誠在我之自  
盡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  
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此言赴弔之各以遠近  
為差因為葬節○倚廬就中門外牆下倚木為廬也○  
可謂曰知是百官族人皆許可世子而謂之知禮可乎  
正與前不可相應○觀是四方來觀乎是鄰國來弔是  
兩項人○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則四方來者必有鄰  
邦使者在內弔者大悅是四方來弔者也父兄百官不  
在此內  
士靖曰大悅者大服也當時從莫能行之時而一旦

舉行若為創見而悅服者良心人所共有也弔者悅  
而父兄百官無不欲矣  
陸梯霞軒解問為國章全旨 此章見為國當以仁政  
為本新子之國分上是因滕君究治國之道詳教養而  
歛之下是因滕臣究治地之法詳法制而勉之前段重  
制產後段重正經界○民事不可緩一句是一章大指  
通章皆是此意引詩是証民事不可緩之說民之為道  
也一節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處民無恒心由于無恒  
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民之恒產不可不制也故承  
之曰賢君必恭儉云云自夏后氏五十而貢至雖周亦  
助都是說此事設為庠序一節又是既富而教之事  
亦在民事內蓋必教養兼舉然後為治法也然終歸重  
在養民上故自畢職問井地後只說井田不復言學校  
告文公與畢職分兩段看民事不可緩也一章之大指  
不緩民事在制恒產而行助法欲行助法在正經界章  
內雖以恒產恒心貢法助法分日制祿并言而恒產邊  
重恒心邊輕助法邊重貢法邊輕分田邊重制祿邊輕  
○前段論制產說到明倫後段論正經界說到百姓親  
睦摠見助法之善皆以教與養對說則失本枝之辨若  
以治野人養君子對說則失賓主之辨若以助對貢說  
則又失立言輕重之辨  
序講 滕文公嗣位之初以禮來聘孟子至滕文公遂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  
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  
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  
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歔粥而深  
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  
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  
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川悅  
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  
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

六卿之長也歔飲也深黑甚黑色也卽就也  
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  
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  
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  
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  
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  
禮喪大記父母  
塗寢苦枕塊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  
非喪事不言  
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

問治國之道。沈誠菴曰：禮聘無據，然不見諸侯，是孟子持身一大關。曰：故必推此出，每首章見梁惠亦然。序講：孟子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先。農事乃國之急務，而不可少緩者。人君必為之經營區處，使民得盡力于農，故可也。詩：幽風七月之篇，有云：值此冬月，農畢之時，即當書往取茅，草而紘之，成索。豈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民自急其農事，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此為急乎？陸梯霞輔解：民事不可緩，句當緊照為國言為國性。民事不可緩也，引詩又取民之自急者，以証不可緩之意。七月之詩，周公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而作也。有周盛時，臣所咨嗟告戒者，惟此民事。君所嘆嗚維者，惟此民事。全要文公取法而民自急其事，意却輕。○詩經集註：紘也，紘索也。與此微異，本講從詩經。士靖曰：為國之心，本民事固也。然孟子不言上之急，于民事者何如，而但引幽風以言民之自急其事，曰：畫曰宵曰亟，乘屋曰始播敷，所謂稼穡之艱難也。周公以戒成王，孟子以啓滕文，旨哉言乎！序講：且農事之當急者何也？蓋以民之為道也。有此衣食之恒產，便能相生相養，不去為惡，而有其固有之恒心，若無此恒產者，便朝不謀夕，無暇為善，而固有之

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問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

恒心以亡，此勢之必然也。苟無恒心，則放蕩僻邪，惡侈肆舉，凡不善之事，都無不為，而犯罪者衆矣。及陷于罪，豈得不以刑罰治之？但平時不能制民恒產，以培養其恒心，使其無知犯法，而刑罰必加，無所逃避，是張羅網而驅民使入其中也。其不仁亦甚矣。焉有仁人在上位，罔民之事，而可為也？夫恒產有無，所係至重如此，豈事之所以當急也？陸梯霞輔解：民之為道，猶言民之為民也。道字活看。○放始違于理，辟則浸淫矣。邪則成惡矣。侈則益肆矣。亦有深淺之別。○此節與齊宣節詞同意，異彼為求大欲之本，此明民事之不可緩也。序講：恒產所係之重如此，是故賢君必持已謙恭，不敢以貴而驕，必自奉節儉，不敢以富而侈。惟其恭也，則能虛已下士，而以禮待臣下，惟其儉也，則能制民恒產，而取于民有制，此所以為賢君而善于為國也。陸梯霞輔解：是故賢君正仁人在位者，其持已必恭而不致慢，則其自奉必儉，而不敢侈。蓋人君苟存心民事，自不敢輕天下士，而禮賢以致養于民。然養御其取諸民以養賢也，亦必以九斂九式之法，而有限制。其恭儉為何如？夫罔民則不得為仁人，而賢君則不至于罔民。兩者之間，出此而入彼也。聞之陽虎有言曰：天理人欲，每相及，必不仁。然後可以為富，必不富。然後可

悅誠服，亦有所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西山真氏曰：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孟子言欲行此禮，父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眾而行，又以為知禮，何耶？蓋以為不可行者，陷常習故之陋，見而以為知禮者，秉彛好德之良心也。○雲峰胡氏曰：前章論性善，此章自是論三年之喪，集註引林氏說，首尾必舉性善而言，蓋喪制人子之心，所自盡者，最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前日未嘗學問，而一旦力行其所聞於孟子者，是孟子一開發之際，而文公之性善見矣。及其行之，而遠近見聞，莫不悅服，是文公一感發之頃，而遠近之人，性善皆見矣。於是益可信心，人性之無不善，而堯舜之真可為也。○滕文公問為國。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以為仁。然則為國者恒產不制。而至罔民。是為富不仁矣。惡乎可哉。○恭儉指本身之德。禮下取有制。德之施也。

序講。陽虎有言曰。若欲為富。則必厚斂取利。就行不得仁矣。若欲為仁。只得損上益下。就致不得富矣。觀虎之言如此。可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欲禮下而取民有制者。當知所自克矣。

沈誠菴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學問關頭。吃緊在此。理亂關頭。亦吃緊在此。孟子雖取此言。朱子終不寬此人。蓋孟子不以人廢言。取言之法也。朱子不以言取人。人品之辨也。况兩言並設。一實一主。言以人異。難說詳明。不得不如此。

陸梯霞輔解。引此重為仁不富句。以見仁人在位。必為民制恒產。而取民有制也。此台上條。俱承上制恒產。起下貢助徹之意。

士靖曰。陽虎原只得為富不仁句的當。若云為仁不富。則言來仁者而為富。有不可勝紀。雖仁者未嘗計富。然富正仁之效也。

序講。今以制民恒產與其取之之制言之。夏后氏每夫受田五十畝。而其取之則行貢法。殷人每夫受田七十畝。而其取之則行助法。周人每夫受田百畝。而其取之則行徹法。貢助徹名雖不同。而其實皆什分中而取

其一分以供上。此中正之制也。夫以下貢上。貢義易曉。而所謂徹者何。畔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取義于徹也。所謂助者何。不稅其私田。但借民之力。以助耕公田。取義于藉也。此三代之田法如此。

沈誠菴曰。貢助徹法雖不同。其五十七百畝。步尺有長短。恐非經制煩擾也。陸梯霞輔解。夏五十畝。殷七十畝。周百畝。此制民恒產。而貢助徹是三代田法之名。三句是渾論說。註細解。不可用他說。本文觀孟子自解曰。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可見。○問三代受田多寡之不同。何也。朱子曰。張子嘗言

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陳氏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寢廣。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商軒張氏曰。楊氏云。徹者徹也。兼貢助而通力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皆私

百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于此。欺。○仁山金氏曰。集註之說。雖明。而語錄亦自疑之。古者田制。遂徑溝。畛。洫。澮。道。凡木。陸。封。樹。自禹。濬。畝。澮。距。川。以。來。積。世。累。代。而。後。成。若商又變為六百三十畝之區。周又變為九百畝之井。

若商又變為六百三十畝之區。周又變為九百畝之井。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

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

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

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

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

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

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

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趙氏曰。禮下所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禮下所

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也。取民以制。所以開制民常產及貢助徹之法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

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

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

矣。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孟子不以人廢言。集註則以言雖同而所取異。其說尤的當。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則一時徑遂改易固不甚難而溝畛血涂例須改作大費民力久而不定按古者以平地為田其同溝共井者無甚疆界但各以畝數為計而所謂畝又與今尖斜折方不同古者六尺為步百為畝所謂畝者濶一步長百步古人重黍稷梁穀其所為畝即今種豆麥者作田畛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畛向東南西北土之利也古者中土既足平田但止以田畛為計夏后氏之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雖士大夫無不躬稼穡受田者多故每夫受田五十畛比周一井則十八家受之而自貢其什一至殷人則田已開闢一夫受田七十畛比周一井則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六十畛至周則士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在官者食公田之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百畝為限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而一夫各受田百畛其廬舍則撥田之外又共撥若干畛三代可以例推也○然集註通力合作計畝均分此便是徹意所謂均也通也後人謂通用貢助之法而名曰徹則非矣此意在請野九一節始見○貢法十分中取一分助法十分外取一分曰其實皆什一亦樂言之耳

士靖曰夏后五十而貢即後世限田之法商人疑有區限而井田之制未備至周而潤飾詳盡也未知何如

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救列反藉子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朱子曰或但耕則通力而

序講○三代取民皆什一如此乃龍子有言曰古來治地取民之法莫善于殷人之助莫不善于夏后氏之貢何以見貢之不善蓋年歲有豐歉則收成有多寡此難以預定者也今夏之貢法較量數歲之豐歉共收穫若干而酌乎多寡之中以為取民之常法年年如此供于上蓋謂豐年不之增則凶年亦可不減也不知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如樂歲粒米饒多狼藉顛亂棄捐于地雖多取之而不為虐則拘于常數而寡取之彼小民無知誰能留豐年之有餘以待凶年之不足一至凶年其所得者供糞田之費尚不能給則仍拘常數而必取盈足焉夫人君為民父母當保民如赤子可也乃以取盈之故使民盼然怨恨將終歲勤動之所得者盡輸之官不得以奉養其父母猶且不足常數又稱貸出息以益之致使老者稚者轉死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貢之不善流弊一至于此若助法隨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安有是弊哉即龍子此言可見助法之當行矣陸梯霞輯解上條備舉先王取民有制之法此及下二條則從而裁其所宜行于今者總見得助法當行為民父母以下單項凶年

士靖曰備述龍子之言所以動其仁心贊成其行也序講夫先王之法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乃王政之本也然世祿取之公田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有不容

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分一而取其一分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朱子曰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澮溝洫之類大畧是費人力了若是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

不并舉者。今世祿之制。滕固以見今行之矣。而助法未與。則所取于民。以供世祿之需者。猶未有制也。安可不

行助法乎。沈誠菴曰。上下俱言助。此獨著世祿一節。極難解。集註先將九一世祿。推本王政。以明其決當並行。次言滕之

所行。以起其所不行。蓋世祿者以下。又見二者之相關。不可孤行。行世祿而不行助法。此段集註。只今世祿滕已行之一句。是順本文餘俱為上文而設。

陸梯霞輯解。上方論貢助徹之法。而忽著此句者。蓋言此以起下文。見世祿助法二者當並行。而不可偏廢。即下文無君子莫治野人。莫養君子之意。○世

祿滕固行之。此不必是公田所需者。蓋當時助法不行。那有公田。只是隨俗加賦而取之。正是取民無制者也。○滕之世祿。不出于公田。而集註乃曰受之土田云云。者此蓋正言之。乃承上文耕者九一仕者世祿而云然

者也。序講。助法之善。觀于詩可見矣。詩小雅大田之篇有云。願天有雨。漑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此周人之詩也。然貢法無公田。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詩觀之。可見助

法不特行之于商。雖周之徹法。亦未始非行助法也。益以見助法之善。滕當與世祿並行矣。陸梯霞輯解。貢者以下。明貢之失。世祿以下。至此處

是明助之得也。助得則徹之得。亦不待言矣。○雖周亦助重。在助法之善。上。不重滕當法。○公劉設諸侯也。其詩曰。徹田為糧。則當時亦謂助為徹矣。○滕文公問

為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致。故先言分田制祿。而後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

之事。設為庠序節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止此。下答畢戰。却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惟掌

井田之事也。士靖曰。引詩不但明周之實為助。而亦見行助之美。所以欣動滕文意在言表。

序講。果能行助法。則民有恒產矣。恒產既制。恒心可興。而教化當舉矣。必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焉。蓋古

之建學。以教民為事。而鄉飲鄉射之禮。亦皆舉于其中。所以取義于庠者。為養耆老也。或國老。或黨老。皆得其

養也。所以取義于校者。六德六行六藝之屬。皆教以禮義也。所以取義于序者。三耦四矢。內志正外體直。持弓

矢審。所以觀其德行也。三者皆鄉學無不兼而致之。但三代相繼。各舉一事。以為名耳。故在夏則曰校。在殷則

曰序。在周則曰庠。鄉學之異名如此。至于天子諸侯之國。學則設于國中。以教成材之士。三代皆同此名。無所

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未有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

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嘗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必泥其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

士牽制文義者所知哉。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

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未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

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

其為民父母也。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壙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

之數也。稚幼子也。問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氏林氏嘗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

於精。古之不為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

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為歲之常數。又因遊豫則

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

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

夫音扶。

夫音扶。

夫音扶。

者以其有倫。惟三代盛王。建學立師。將此五倫之理。曉然皆示于上。則小民莫不以恩相接。以分相維。各安于倫理之中。而親睦之俗成于下矣。此全民恒心之法也。陸梯震輯解。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井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王。滕文皆如此。小民親于下者。慈父與子相親。長與幼相親。○設為句。是總說。庠者至共之。申庠序學校四字。皆所以句申教之二字。人倫二句。推其當明也。○夏承楨。遠欲以六德六行。與天下之禮。讓則曰校。殷當革命。欲以習射觀德。消天下之干戈。則曰序。周道尊尊親親。欲以養老尙齒。固天下于尊親之化。則曰序。建學就是明倫。非建學後方明倫。但勿顯露耳。庠者八句。敘三代建學之制。非養老無教。射射者無教。養先王立學教民。豈為一養老一習射計。手要得明倫意。庠序皆鄉學。各異名。學國學也。則三代無異名。此上只是敘三代建學之制耳。皆所以明倫。三句。方是學校闢民風。而人民不可不設。意皆所以字。有味。鄉學國學作用。雖殊。用心只要使民將天教木來。一一勘破。明只是上人設教以明之。非主躬行說親。是人倫之內。各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蒙引。陳氏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閭。同在一巷。巷各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授教于塾也。愚謂八歲所入之小學。即此。五百家為黨。黨之學曰庠。教閭塾所升之人。二千五百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勝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朱子曰。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首法處無公田。孟子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而說井田。只說得數句。是少好。這也是大原大不處。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

家為州。州之學曰序。序則教黨學所升之人也。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之學皆謂之國學。以教元子眾子。○家塾黨序州序。雖皆是鄉學。然黨序州序所教。大抵皆十五以上者。謂之入大學矣。○古者國學。惟天子諸侯之都有之。鄉學則隨所在。酌立之。鄉里子弟之秀者。則以次升之。至于國學。而待用。其不然者。則歸之農。而士農分矣。○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于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在外。大學在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于成均。取爵于上。尊以其選也。由外以升于內。然後達于朝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欲文公兼設也。意則制是如此。故學記曰。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周制也。○王制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于序。是庠序皆可以養也。又王世子云。書在上庠。是庠亦可言教也。而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耳。序講助法學校。皆王者之政也。際今舉而行之。則將來有王者受命而起。欲舉三代之政。必來取子之所為。教養者以為法。是子為王者之師也。而仁澤及于天下。不亦無窮矣乎。陸梯震輯解。取法以養民為主。而教帶言。○只說王

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

者必來取法。不說勝便可以王。是亦要大國方做得。○  
集註勝國福小未必能興王業。二語勿露為妙。若露出  
不似告勝君語。

序講 而况勝興王之業。即基于此乎。詩文王之篇有  
云。周自后稷始封以來。雖為舊邦。而其受天命而有天  
下。則自今日始也。詩所言乃文王之謂也。文王能行養  
民教民之王政故也。子若能奮然而力行。助法學校之  
政。則天命日集。而舊業日增。亦以新子之國。如文王矣。  
為國之道。孰過于是哉。

陸梯震輯解 民之為道也。三節是議論民事不可緩  
之意。夏后氏以下五節。是與三代制度以實之。夏后四  
節。應上恒產意。設為節。應上恒心意。有王者起。二節則  
結勉勝君也。○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子者。繼父  
之詞。○力行亦重制產邊。

序講 文公因孟子之言。遂欲行井田之制。而使畢戰  
主其事。因使之來問其詳。孟子曰。先王仁天下之政。莫  
大于井田。今子之君將行此井田之仁政。選擇于羣臣  
之中。而獨使子。其任重其責專也。子必勉勵為之。不負  
其所托可也。夫仁政之要。必自經畫其界限始。如通水  
道。則有溝洫。正阡陌。則有道塗。立疆勝。則有所封之土。  
墾所植之樹木之類。劃然分明。為先務也。若經畫之疆  
界不正。則田之在民。無一定之分。而井地不均。豪強者

得以兼併于下。賦出于田。無一定之法。而穀祿不平。貪  
暴者得以多取于上。是故暴虐之君。貪污之吏。必欲慢  
廢其經界。所以亂之而恣其欲也。若經界既正。則豪強  
貪暴。無所容而在下。之分民田。在上之制穀祿。可坐  
而定。而不勞餘力矣。此仁政必自經界始也。  
沈誠菴曰。兼并在下。多取在上。孟子兩言。利弊盡矣。說  
者猶謂經界不可行。孟子豈欺我哉。

陸梯震輯解 孟子之言。教養兼舉。文公獨使畢戰問  
井田者。先養而後可教也。孟子合下就說民事。不  
可緩主意。還重在養上。○下節方指滕言。此節舉論。○  
經界不正。以下一正一反。無非發明夫仁政句。○井田  
之形。利于下。而不利于上。觀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意  
可見。見得祿食之家。不利于井地。其欲慢經界以侵牟  
者。本情也。故曰穀祿。曰分田制祿。而壤地節。又提君子  
野人出來。隱隱與世祿。應蓋謂分田而後。可以制祿。不  
宜恣暴汗之多取也。下文却開至用一項。隱隱處制他  
使勿阻撓經界。但不可說出。○汙吏謂貪官。非祿吏之  
吏。○分田制祿。雖平說。然却相因穀祿。即井地公田中  
撥其穀。以為祿分田始可制祿。  
士靖曰。仁政之行。固必君臣合德。然行曠世莫行之  
事。非去其疑畏。熟其利弊。不易行也。故上節以勉勝  
文。此節以勉畢戰。而又詳言其不行之害。與明言其

此而已。問鄉學如何。朱子曰。皆是農隙而學。  
仕者教之。○雙峰饒氏曰。夫  
婦無別。則相瀆。瀆便相離了。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福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

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

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

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

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

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

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

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

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

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

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

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

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

行之之得。皆所以鼓決之也。  
 序講。行仁政。必重正經界。如此。試以滕言之。夫滕截長補短。將五十里。壤地雖甚褊小。將必有食祿于朝。而為君子者焉。必有自食其力。而為野人者焉。使無君子。則莫為之施政。教以治野人。故祿不可不制也。使無野人。則莫為之貢賦。稅以養君子。故田不可不分也。  
 陸梯霞輯解。夫滕節推分田制祿。不可偏廢之由。將為二句。分言其必有。下二句。不重相須。意只重不可相無。惟不可無君子。故當制祿。惟不可無小人。故當分田。然世祿。滕固行之。重不可無野人。邊請野九一。而下。不。是泛論田祿。正教以正經界。處請字。承上定字。若曰。請言所以定之者。以下皆其所定。九一以區數言。什一以畝數言。  
 序講。夫分田制祿之法。必因地而制其宜。有如郊野之外。土地廣濶。可為井田。則請為田九區。中一為公田。八家助耕。收其所入。以為君子之祿。而行助法。至于郊關之內。為國中。比閭相屬。難行井田。則約田百畝。使一夫受之。而自賦其什分之一于上。以充國用。此周家徹法。正如此。而君子養小人治矣。  
 沈誠菴曰。九一什一。亦非有輕重。但行得助法。處行助法。行不得助法。處只得行貢法。此孟子通融處。然先王立法。想亦如此。不然。則勢有不行者矣。

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 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

陸梯霞輯解。此節正答井田之問。下二節。乃法外之仁。又有兼及者耳。○前只要滕行助法。此兼貢何也。想滕當時。只是行貢法。世祿已行者。正是將貢上之粟。充世祿也。惟助法未行。故始切切然。只言助法。此告畢戰。不得不兼言貢助。蓋授以方略。形勢也。然滕雖嘗用貢。而貢不止什一。亦不止鄉遂用貢也。故集註云。然○鄉遂用貢法。見于周禮。遂人曰。凡治田夫。開有遂。遂上有澮。澮上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右鄭註。以為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用之近郊。都鄙用助法。見于考工記。匠人曰。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畛。田百畝之廣。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澮專達于川。右鄭註。以為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野九一者。乃受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行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之田。分畫作為九夫。中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列如其字。整如棋局。所謂溝洫。直欲限田之多少。而為之疆界。行貢法之地。則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之百畝。所謂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為之蓄洩。此二法之所以異也。○鄉遂迫近王城。凶豐易察。故可行貢法。都

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  
周禮司徒  
 鄉老遂人。百里內。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為六。鄉外為六。遂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鄙僻在遐方凶豐難知故止行助法鄉遂之地少都鄙之地多則行貢法之地必少而行助法之地必多助法收公田所入以為君子之祿即所謂君十卿祿卿祿倍大夫大夫倍上士者皆有畝數決是助法之公田無疑又謂貢法什一自賦以充國家所用蓋國家供費萬端將何取給故知貢法所取者實以給之○溝洫亦經界之法井地亦有溝洫註云田不井授但為溝洫者貢法只有溝洫無井田也

序講 夫因田制祿固所以厚君子然不但此也于君子世祿常制之外又自卿以下至于士必有圭潔之田其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陸梯震輯解 祭貴于潔故以祭田為圭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制祿之法卿大夫士其田皆有定分惟圭田乃分外加厚之田則一視同仁無卿大夫之別蓋先王之特恩也○位有尊卑則廟有多寡如大夫三廟適士二官師一是也廟有多寡則祭有豐殺如三鼎五鼎之類是也而圭田定于五十者蓋卿大夫祿厚故廟多祭豐而圭田不必增士之祿薄故廟少祭儉而圭田不可減也○問卿大夫之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朱子曰恐圭田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自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之為屬如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是也圭田恐

亦如此

士靖曰世祿所以報忠世祿又有圭田即所以教孝序講 計口授田固所以厚野人然不但此也於一夫八口之外其家中子弟倘有餘力者謂之餘夫則受田二十五畝以利民也凡此皆自井田而通之者也陸梯震輯解 圭田餘夫亦是百畝中撥與他半分則五十畝四分則二十五畝問各受田百畝六十傳與其子子養其父但只是長子受父之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若無子則百畝納之官曰然

士靖曰餘夫之田一以厚其養一以用其力使少壯之人皆得盡于南畝則游惰不作而土地盡闢也序講 井田既定不但厚民生且以善民俗一鄉之民凡死而葬者徙而遷居者皆不出其鄉蓋以此鄉之田八家同井故也惟其同井所以出而在田入而在家皆相友伴而同其勞苦近而守家遠而望盜皆相援助而連其聲勢不幸而有疾病又皆匡其羸弱濟其困急而相扶持焉如此則同井之民無不相親而不疎相睦而不戾矣不益見助法之善哉

陸梯震輯解 此節言井田之法之有以善乎民俗也若只說井田之善則上下俱見其善不獨民俗矣今觀此節都是就百姓論故定為井田之法有以善民俗也蓋都是井田之制使然耳○鄉田同井句乃結上接下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

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

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

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

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

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

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

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友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朱子

類說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

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

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

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

舍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

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註何休曰司

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

得獨樂饒墾不得獨苦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此此土工商賈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則計口發賦稅則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

之語。蒙引謂聖賢信筆成文。若論道理之密處。當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至扶持。然後接死徙。無出鄉。則百姓親睦。方順。故知同井。句為結上。以接下也。鄉字作里字。看非鄉。遂之鄉。○守望。句。寓兵之法。已見。○為國大要。只在民心之親睦。故孟子說恒產。說到小民親于下。說井田。說到百姓親睦。亦總見民事之不可緩意。

序講。井田之善。嘗行如此。試以其形體詳之。每地方正一里。而畫為九區。形如井字。每區田百畝。九區共田九百畝。其中百畝為公田。以為君子之祿。外八家各私百畝。以自贍。而此八家之民。則同出力以治公田。凡耕耘收穫之時。必公田之事。已畢。然後敢治私田之事。所以別野人以下服。養君子之分也。周之行動有如此。陸梯霞輯解。此節方說出中公外私井田形制。前七十而助野九一而助。皆宜渾淪。若先說明。則此節贅矣。○詩孔疏。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然則此言方里者。縱橫皆一里。其體正。方中九百畝耳。此為不易之解。○古者畝非正。方其濶一步。長一百步。然積至百畝。濶亦百步矣。但以一畝三畝之法。治田。故畝計長而不方。然夫計井計。仍是方也。

士靖曰。孟子詳言井田之制。只數語已該。○周之徹實法。殷之助。故曰周之助法。

序講。然井田之法。其廢久矣。凡我之所言。定中外。辨

公私若此者。其大略也。以為經畫井田之準則耳。若夫古今異時。彼此異地。有不可以執一者。惟是變通而化裁之。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不拘先王之法。又不失先王之意。潤而澤之。以不滯于行。則在滕君主持于上。而子協力于下。同心共濟。以急民事。而行仁政。使國勢日新而已。豈吾言之所能盡哉。

沈誠菴曰。時有升降。則事宜有不同。不可拘泥古法。以病民。故教之。因時制宜也。如城郭溝塗。有變遷。廬舍墳墓。有增損。有地廣而人不能盡耕。有人稠而地不能贍。給皆須曲為裁制。使合宜也。○今天下賦稅日加。人民日稀。田疇日荒。無論有力無力。俱以田地為殺身滅門之具。有聖人起。而以經界為事。當不難復古也。其在北方大地。竟行井田。其在南方。或限名田。使無過制。則貧富可均。教化可行。風俗可美。大亂之後。繼以大治。未必不由此也。

陸梯霞輯解。前面說底。是個硬句子。到這裏。須是要變通。使合人情。宜土俗也。潤澤。非又飾之謂。乃是和軟的意思。不至見硬。句子。潤澤。潤澤。方可行得此朱子善于形容。孟子用心處。惟柔而不硬也。澤。澤而不澁也。陸梯霞輯解。並耕章全旨。此章分三大段。落首三節。是許行陳相。欲壞孟子之法。自許子必種。直至亦不用于耕耳。是闢許行之並耕。自用夏變夷。至亦為不善變。

也。賦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植於疆畦。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又曰。三年耕。餘一年之食。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公田以為君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

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大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橫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



矣。是責陳相之倍師。未因陳相節外生情。為許行辨。故又併闡許行之治。而不得平重。此章孟子闢異端。以衛正道。雖分三段。然齊價是因。並耕之說。窮而發之。而倍師之失。又印在並耕齊價之中。須看得活。自章首至通義。也是就許行身上。所不能兼者。而明治之不能耕。已折倒並耕之說。自當充之時。至暇耕乎。是言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自堯以不得耕。至用丁耕。即是言堯舜所憂之人。而不必耕。二段相承。皆是上文之意。言聞用夏至不善變矣。是責陳相背師而學許行也。末段已明。並耕之說是欲不分貴賤。而齊君子小人市價之說。是欲不分美惡精粗。而齊物價。皆托淳古之風。而行其邪說。故孟子闢之。以明唐虞三代之正道也。序講。滕文公因孟子之言。欲行三代井田之法。乃有農家者流。而學習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文公之門。而告曰。吾遠方之人。聞君分田制祿。而行仁政。願受一畝之居。而為之氓。于是文公與之居。處。但見其徒有數十人。所衣皆褐。相與捆屨織席。以供食。蓋明自食其力。不費公家之廩。節也。此亦可以窺其意之所在矣。陸梯霞解。為字是書法。見是捏造的。為神農之言。只一為字。便是斷案。曰衣褐。便見不用尊貴章服。意曰捆織為食。見自食其力。意並耕之意。隱然已寓。不曰三代。不曰堯舜。而直曰神農。以神農之道。在五帝三

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

王之上。而已之所學。在孟子之上。士靖曰。詳誌許行言談衣服。徒行徑。所以見其異也。異而可疑也。人君濶節高致者。類有此等人來。賦之。不可不深察也。序講。又有楚儒陳良之徒。陳相者。與其弟辛。躬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三代聖人之政。是亦今之聖人也。願為聖人氓。彼本學于陳良。不為出疆而舍其耒。相耳。非若許行直欲售其邪說而來也。陸梯霞解。敘陳相與弟辛。而必提曰。陳良之徒來。然後罪他兄弟。昔師一段。此亦春秋書法。徐徹曰。人必先有根子。在身體。邪說便乘之。而入陳相負耒耜之滕。與衣褐食力之人。已有相入之機。故見許行而大悅。陳相歸滕。滕却是誠心。但不合後來學許行耳。與其弟辛。見同氣之雅。非若數十人朋好之眾也。士靖曰。看其敘許行陳相之至。滕活畫出一邪正之不同。許行曰。仁政是道。得文公心事也。曰。受屨。是示其親附之意也。奸猾出口。使人不覺心傾。若陳相之言。便自廓落。序講。乃邪說易于惑人。陳相一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所學于陳良者。而學許行焉。陳相既學其道。乃見孟子道述許行之言。曰。滕君能行仁政。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古聖人治天下之大道也。彼賢君平時必與民並

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闕。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搯。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

耕田而供已之食。自為朝饔夕飧之餘。而兼理治民之事。所以為天下任勞而無所取于民也。今也勝有倉廩。以貯穀粟。有府庫以藏貨財。都是取之於民者。則是厲病其民。而以自安養也。惡得為賢。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也。

沈誠菴曰。陰壞句。是一章骨子。許行未嘗明指孟子為非。但以並耕為說。則是陰壞了。

陸梯霞蠲解。賢君只泛說有志復古。若說行井田則礙了下文。○並耕而食一句。正是許行邪說害道處。故通章節節辨之。○並耕二句不并。以並耕作主。食字牽連。饗殮作過接。而又兼治民事作尾。序講。孟子將折其非。而先詰之曰。據子之言。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相對曰。然。孟子蓋亦決知其然。特以起下之難端耳。又詰曰。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對曰。否。許子衣褐。蓋相欲以衣褐。逃孟子之駁也。然褐不待織乎。孟子姑置之。又詰曰。許子冠乎。對曰。冠。又詰曰。奚冠。恐其如衣褐之說也。相對曰。冠素。蓋以素布為之。取其質也。因即詰曰。許子自織之與。至此則相無所逃。因對曰。否。以粟易之。則已為孟子闕之地矣。乃又詰之曰。然則許子奚為不自織。又對曰。為其有妨于耕。故不得自織也。至此可闕之端已盡露矣。孟子乃姑置之。詰曰。許子以釜甑為爨。且以鐵器為耕具乎。對曰。然。詰曰。自為

之與對曰。否。以粟易之。此可見許子服食器用。皆必出于粟易如此。

陸梯霞蠲解。孟子最善辨。不直言人君不能並耕。先就許子身上所難兼者。歷詰之。問得其情。然後折之。此機最妙。○歷詰其耕之不可兼者。以為闕之地。種粟農家本業。孟子豈不知之。而必以是詰之者。特以起下文之難耳。一以衣問彼。逃之衣褐。謂不取于衣也。然褐亦必須織。且一身豈能盡褐乎。即此便可折也。孟子姑置之。又以冠問。以白織詰之。得其粟易之說。至于害于耕。為言則其詞已窮。即此便可折倒了。孟子姑且置之。又以釜甑問。又得其粟易之說。則陳相之言立窮矣。必種粟必字。從上並耕而食。二句來詰他。首二句另講。作一頭。中間衣冠對看。皆根首句來。下釜甑爨應饗殮。鐵耕。應並耕。另作一段。○上文捆屨織席。以為食。此何以云必種粟而後食。蓋上文據其事。此據其教也。不是已在滕種粟。○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于耕。則已可折之矣。然孟子理義之在胸中者。厭厭充足。剛應不窮。而其辭辨之出于頰舌間者。變化敏妙。而無方且欲多其邪遁之詞。以為折服開悟之地。故不即闕之。而又曰。許子以釜甑云云。彼則又曰。然。又曰。以粟易之。然後曰。以粟易械器者云云。人但見孟子多其辭說。而不知此法。即省了多少辭說也。不然彼之邪說。破錮已深。其執拗

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

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

帝之說也。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臣並

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

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

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

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

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音饗

雍殮音孫。惡平聲。

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

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

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

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

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

論辨可遠申吾說耶。○上文因論冠彼曰以粟易之則詰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論釜甑鐵耕彼又曰以粟易之則不復曰許子奚不自為之者蓋以其理之同也即此是言語之長才文章之妙法○衣冠釜甑鐵皆種粟之身所不能兼者冠素只是無文飾不限白色士靖曰後來韓子原道篇闢佛處亦只就衣服飲食宮室器用言正合此節孟子問陳相意

序講 孟子承其說微辨而詰之曰許子之粟易如此是則以已之粟易陶人治人之械器者原不為有病于陶治彼陶人治人亦以其械器易農夫之粟者豈為有病于農夫哉凡相易固不相屬也我且問子許子何不為陶治則凡百械器止皆自取其家而用之是少便乃何為紛紛然日以其粟與百工交易是何許子之不憚煩勞也對曰許子耕者也百工之事固不可既已耕而且兼為之也

沈誠菴曰舍字屬下句似強屬上句似順然既云為陶治而必加一舍字似緩但下有宮中字則上有舍字亦可通  
陸梯霞輯解 此與上節俱是詰問之辭俱未斷定也豈為厲農夫哉觀豈字哉字亦帶詰詞○以粟二句就上文兩個以粟易看出陶治二句就上文以粟易械器上生出上二句輕下二句重以粟易械器正許子事其

不為厲陶治不消說了歸重在陶治之不耕而食非厲農以見君之不耕而食非厲民意○厲農夫厲陶治厲字本厲民自養厲字來治天下治人治事人治字本養而治治字來食人食于人本並耕而食食字來○械器凡民生日用所資器血皆是故註用之屬二字以該之○以粟易四句見農末實相濟且許子六句見農末難相兼○且許子二句詰其何不自為于己○宮中家難相兼○紛紛二句詰其何不交易于人○且許子何不為陶治至不憚煩一氣看交易本非煩乃反激陳相耳○不可耕且為非言工不能兼農乃言農不能兼工序講 孟子即應其言而辨之曰子謂百工之事尚不可耕且為然則人君之治天下視百工之事何如獨可耕而且為之與蓋凡在上之人自有大人之人在下之小人自有小人之事固不可得而兼也且就一人之身計之服食器用百工之所為無不具備如必出于自為而後用之是使天下之人既營此又營彼奔走道路無暇休息也是則小人身而猶不能相兼况欲以大人之事兼小人之事乎故古語有曰或為大人而勞心于下以司化理之原或為小人之勞力于下以効手足之烈勞心于上者須政布教以治在下之人勞力于下者安分務本以受治于在上之人治于人者出賦稅以食在上之人治人者取正供以受食于在下之人以此

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治陶治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治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

為甑者治為釜鐵者新安陳氏曰厲陶治厲農夫之說乃是因厲民

自養之言承其厲字而明辨以闢之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

作陶治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

相易正猶農夫陶冶相濟而非相病此乃天下古今通行之大義也許子何妄議滕君乎

沈誠菴曰相病正對厲民說陸梯震輯解上既承其害于耕之說而明彼此之不相厲已見滕君之非厲民以自養矣此則又承其百工不可耕且為之說而明彼此之友相資亦以此見滕君之不厲民以自養也只是一意○自大人之事二句且說各有其事而不相兼勿違說山治與耕來留下文引古語處發其旨○故曰六句或勞心或勞力謂天下原有勞心的不必勞力也勞心者治人是獨當其勞勞力者治于人則友享其逸治于人者須出賦稅供上治人者但見食于人而已說書皆以六句為古語○義者宜也凡為上者皆宜勞心而治人凡為下者皆宜勞力而食人故曰通義○聽治于人者宜出力以食其上而治人者享其食焉此理天實為之萬世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通義也

序講嘗觀自古聖人未有與民並耕而治天下者且以堯言之蓋前此洪荒之世生民之害甚多聖人遞興漸次除治至于當堯之時天下猶未盡平也蓋其時洪水不因其道而散溢妄行遂至氾濫天下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衍生殖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于是不得登人類曰稀而禽獸偏人凡獸蹄

鳥跡之道交徧于中國焉天下之未平如此然他人不知憂也惟堯為當日勞心之大人而獨憂之知天下之患非一人之所獨理於是舉舜而敷布其治焉堯既以天下之憂為憂而托之舜舜遂以堯之憂為憂而分正于諸臣蓋是時草木充塞于路禽獸巢穴其中雖欲治水而無所施其力也舜灼見其理勢乃先使益為治水之官益將山林數澤所生之草木一切焚之使禽獸失所依遂皆逃遁而匿于他所然後舜使大禹為司空而施治水之功焉如黃河之水天下之最大者也禹則于兗州之域疏大河之流為九河以分其勢又疏通濟水

漂水並九河皆注之海而北條之水有所歸矣又次南決汝水漢水排淮水泗水而注之江而南條之水有所歸矣天下大水只此數者今既有所歸自然不至汎濫而地皆可耕然後中國人民可得耕而食以免于壅溺之患也當是時禹勤事于外凡八年之中三過其門而不及入見其家人其為天下極溺勤勞如此雖欲並耕而食其可得乎

陸梯震輯解益烈山澤不重特起禹施治水之功耳八年言其久三過言其勤○禹貢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蓋河出崑崙至積石而流始入又禹貢云濟水出濰達于河注濰水出東郡東武陽縣又云導沔水東流為濟山海經云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初名沔水

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

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

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

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

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

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

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

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

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

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

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

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

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

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饑

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

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南軒張氏曰滕文可謂賢君矣而不克終用孟子之說寂然無聞於後世者則許行之言有以奪之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

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

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

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

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

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

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

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

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

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

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

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

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

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

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

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

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汝出今河南梁縣天息山。至蔡州下入淮。漢出今漢中利路之關。兩縣嶓冢山東南流二千四百里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淮出唐州桐柏山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泗出魯國泰山陪尾有泗源南至下邳入淮。當是疏九河。濟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可得而食是有田可耕。尚未耕也。○濟潔西北之水。汝漢淮泗東南之水。

士靖曰：孟子不與辨神農之說之有無，而但與言其可據者，則堯時足信也。然曰猶未平，則神農亦平天下之聖，但堯已不可並耕，況在今日之天下乎？  
序講：水土既平，則民有可耕之地矣。于是舜命棄為后稷之官，使之教民稼穡，以種植五穀。五穀成熟而天下之人民皆相生相養，而無阻飢之患矣。然民之有此秉彜之道也，若飽食煖衣，安逸居處，而無以教之，則不知由其道，習于邪侈，而違禽獸不遠矣。聖人有憂之，又使契為司徒之官，教民以人倫，令其父慈子孝，而有親君令臣共，而有義。夫夫婦內而有別，長幼後而有序，朋友之交而有信。此五者，人所固有之大倫也。必設官以教之，而後民性始復也。乃放勳又告戒之曰：教民之道，因人而施，民之用力于人倫而為勞者，則慰勞以安之。民之歸向于人倫而為求者，則引進以來之。此長善

之教也。民之立心，背于人倫而為邪者，則開其心以匡之。民之所行，戾乎人倫而為枉者，則矯其行以直之。此救失之教也。而凡此勞來匡直，皆所以輔之使立乎人倫，而不移其性之使行乎人倫，而不怠，以自得其性也。既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也。聖人憂民之切，惓惓無已如此，而暇為耕之事乎？

沈誠菴曰：司徒掌教，故以教命之。匡直輔翼，正所以為教而勞來居前，何也？司徒兼教養之職，攝養既有人，而民居民食未始不親。司徒者無以安其身，慰其心，不能強之為善，故必先有以緩懷其身，心而後教可施也。至振德又繼于後，以致其鼓舞不倦之意，是上之所以惠民者，有加無已，而下之所以勸于善者，自不能已。陸梯霞解：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為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說文種曰稼，斂曰穡。○上古治人者，食于人，正以見其不暇耕，自此以下皆是反覆證明此意。蓋堯之時，敷治者舜也。烈山澤者，益也。治水至三過其門不入者，禹也。皆治人者也。雖欲耕得乎食于人，也。又教民稼穡者，稷也。承勞來匡直之命，而教民人倫者，契也。亦治人者也。而暇耕乎，亦食于人，也。本文雖欲耕一句，只承禹八年于外，說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亦只承勞來匡直輔翼五句，說似于舜益后稷諸公有欠

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淪亦疏通之意。濟潔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朱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云爾。只是行文之失，無害其為義理。不必曲為之說也。○新安陳氏曰：堯獨憂之所憂者，大舉舜禹益而用之，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雖欲耕得乎，是提掇耕字，以照應前獨可耕。目為與句。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

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

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並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植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彜之性。

詞焉。然古人之文多取意足而已。其于詞有不屑屑然者。而實足以互見而相發也。抑亦多是舉其切而重以該其餘。如上段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于不暇耕之意。尤切放勳曰。一段聖人之命官教民。則于不暇耕于其他則皆可以意會矣。○木土方不稷。便教民粒食。以免其艱食之患。民纔得粒食。又慮其無教而近于禽獸。又急急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又且叮嚀告戒之曰。勞之來之云云。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此。聖人與聖人有憂之聖人。俱指堯言。集註謂契亦舜臣名者。舜攝政時也。然當時堯為天子。禮樂政令。自天子出。民無二王。當時詒教之類。必皆出于堯。故只言堯之指堯說。但觀下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皇陶為已憂。兩憂字。安得堯之憂舜不憂之耶。或意兼堯舜而語。則以聖人字。渾說還他。似亦無不可也。

沈滅菴曰。先務不急。雖勝手。胼足自謂不厲民。而民困。奚蘇急。于先務。則垂拱無為。而民自無不被其澤。故曰不必耕。○不暇耕。孟子所已言。不必耕。孟子所未言。然以不得人之憂。與百畝不易之憂。較之。則誠有不必矣。陸梯霞輯解。此是結斷。上兩節之意。謂聖人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堯以云云。兩已字。重見。得以天下為度。內下節。承上堯舜之憂。惟在得人。正以得人之所以甚大也。○此節以下。只言堯舜蓋代天救生民者。堯也。替堯代天救生民者。舜也。故不及禹益諸人。以百畝之不易。二句言非堯舜之所憂也。明是斥許行並耕之說。正是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農夫之所為也。○兩為已憂。即含下節為天下三字之意。蓋君不得相。相不得羣。有司天下無由治也。○上節無皇陶。而此舜之憂。無益稷契。獨禹皇陶并列者。亦大槩言之。不脣分配耳。士靖曰。耕非聖人之所不為。堯舜禹正不得以耕自逸。序講。堯舜之憂。惟在得人者何也。誠以得人之所係為甚大也。且如憂人之困乏。而分人以財。止可謂之小惠而已。憂人之愚昧。而以善道教之。雖可謂之盡心而忠。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皇陶乃為天下而得人。則恩惠及于天下。而民無不遂。

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問。振德是施。是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又從而教之。○新安陳氏曰。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提撥耕以照應。耕且為句。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皇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共。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

其生教化施于四海而民無不復其性始并濟天下而謂之仁也。得人所係之大如此。則得人豈容易哉。是故天下大器而推以與人。雖若至難。然既得其人而與之。則自聖人視之。猶以為易。惟是為天下得人。則恐才不易得人。不易知。而負天下蒼生之托。此為至難也。堯舜所以切切然憂之。正為此耳。使其得之不難。則堯舜又何憂哉。

陸梯霞輯解 當堯之時二節言堯愛之憂民。急于為治而不暇耕。堯以不得舜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所憂之大而不必耕。要之得人意。上面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便契為司徒。裏便都有了。但上文方重在急于為治。不暇耕。上且未及此意。至此則專露其意。見聖人憂民所憂者大。其澤自有以及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也。觀註不惟不暇耕與不必耕二句。便見得兩層意。○又上節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二句。只見堯舜專有所憂。而急先務。註非事事而憂之。急先務二句。本節正解止此。至此節為天下得人謂之仁。方言得人所係之大。為天下得人難。方言堯舜所憂之大。皆是發明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二句之意。上節註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因憂百畝句相形。而預透此意于前耳。至下節豈無所用其心哉二句。方繳完不必耕意。上節註而亦不必耕。

矣。又是預透下意。而言之于前耳。此與上節皆宜渾渾漸次說去。分繳之說。尚宜渾融。○為天下得人。非一官一才之寄。則其人必大賢大聖。不易識拔者。故曰難為天下三。當著力看。○分財教善。承上文教養二意。來此二句。當就在人君身上說。故不若得人之大。集註解忠字云。雖有愛民之實。看一民字。可見是就君說。若泛論眾人。則二者亦未見其為小矣。仁字。註恩惠廣大。教化無窮。亦是承上教養二意。○集註解教善句云。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蓋謂人君居廟堂之上。教之所及。不過行于朝廷與畿內。固不若得一司徒。其教可遍及天下也。且人君一日萬幾。能專以教民為事。故曰難久。若司徒之職。終身不改。何難久之有。

序講 孔子有言曰。大而不可限量。堯之為君。惟大道為大。惟堯之為君。能法之。其德蕩蕩乎。廣遠民無得而稱焉。真與天同大者也。能盡君道哉。舜也。其德巍巍然。高大雖富有天下。若與已不相關涉。而惟以治天下為憂。真盡君道者也。孔子稱堯舜如此。然

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

為樂也。新安陳氏曰。亦不用於耕耳。至此三提撥耕字。以照應收結。獨可耕且為

與一句。以上已辯倒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

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

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

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

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

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

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則堯舜之治天下。至于蕩蕩巍巍功業之大如此。豈無所用其心哉。蓋民害未除。思得人以除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養之。民性未復。思得人以復之。此皆其用心所在。亦不屑屑然用之于耕耳。並耕而治之說。古之聖君。孰有為之者。其哉許行之謬也。  
陸梯霞輯解。當堯之時。二節是一意見。不暇耕也。堯以不得舜至此。是一意見。耕非其所用心也。不必如存疑作三層看。○則見法天意。不與見憂勤意。與論語不同。如此看。方起得下用心字。○不得耕不暇耕。猶以事勢言。不用于耕。直以事理言。正解所謂勞心治人。為大人之事也。  
序講。許行之學。悖謬如此。而子乃悅而從之。亦異乎吾所聞矣。吾聞用中夏禮義之教。以變乎蠻夷之俗者。未聞以中夏之人。而反為蠻夷所變者也。子之師陳良。生長于楚者也。而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自楚而北。學于中國。中國北方之士。素學周孔者。其造詣未能或居其先也。彼能用夏變夷如此。乃所謂豪傑之士。自拔流俗者也。宜終身師之可矣。子之兄弟事之。口數十年。乃一旦師死而遂倍之。是何心哉。  
陸梯霞輯解。吾聞用夏變夷二句。起直至子是之。

學亦為不善變矣。方是煞落照應處。此處只宜責相。倍師由孔子沒至南蠻節。方說到學許行。因又引魯頌以責他變于夷而結之也。時講俱凌躐犯下。○陳良楚人。北學于中國。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于陳良。乃為許行所變。則是變于夷也。○未能或之先。只宜言北方學者。素服周孔禮義之教。淵源有自。固卓乎難及者。今良能與之媲美。亦未能先良也。不宜誤抑了北方學者。○豪傑只是非常意。全在自拔流俗上見。○不重稱美陳良。只形容必不可信。  
序講。子亦知孔門弟子之不忘師者乎。昔者孔子沒。門人在魯。皆服心喪三年。三年之外。各治行。擔將散而歸。時以子貢主喪事。入掛。懸之。彼此相嚮而哭。至于失聲。然後歸。門人追慕其師。有如此子貢。猶不忍遽去。又返于墓旁。築室于壇場之上。獨居三年。然後歸。子貢追慕其師。又如此。至他日子夏子張。子思慕孔子。不得見其音容。乃以有若言行氣象。有似孔子。欲以平日所事孔子之禮事之。以寄其思慕之意。亦不忍忘其師者也。因爨曾子共事。曾子曰。不可。以事夫子者。事之也。蓋師原論道德。不論形似。我夫子之道。德極其純粹。而無一毫之雜。就如江漢之水。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向。已。  
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

孔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馱。亦作鴟。古役反。  
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洗濯出來底一般。又極其光明而無一毫之累。就如秋陽之燥。暴晒出來底一般。皜皜乎舉天下之言。潔白者無以加于其上矣。豈有若所能彷彿哉。曾子之尊信其師而不忍倍。更有如此。

陸梯霞輯解。皜皜潔白也。都是承上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上說。凡物濯不潔。暴不乾。則不潔白。濯之潔暴之乾。則潔白矣。註明著光輝潔白。通是就道德上說。○本文原不以江漢秋陽喻聖德。而以江漢秋陽所濯所暴言聖德。作文影切江漢秋陽者。俱隔一層序講。有若雖不及聖人。猶有似于聖人。曾子尚不肯以事孔子者事之。今也許行乃南蠻賦書之人。所學不是先王所傳之道。與子之師正相反也。子乃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于曾子之尊其師者矣。

陸梯霞輯解。非字不訓詁。與論語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同。○獨言異于曾子者。舉其不取所事與陳相正相反者言。為尤切耳。實則上節之不信師。不止于曾子。

序講。且子倍陳良而學許行。其于取舍之間。可謂不知所擇矣。吾聞有出于幽谷之卑。而遷于喬木之高者。未聞反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

陸梯霞輯解

此節且就吾聞擊說。下節乃明斥之。此一段冒頭語。此節則承上異于曾子。起下不善變。乃兩節過接語也。○陳良學周孔之道。光明正大。喬木也許行為異端之教。悖謬邪僻。幽谷也。○譬陳相由高趨下。不如禽能舍下遷高也。

序講。魯閔宮之頌曰。于戎狄則擊而逐之。于荆舒則伐而懲之。周公輔相成王。方且膺之以正夷夏之防。如此。今許行蠻夷之人。正周公之所膺也。子乃從而受學焉。所謂下喬木入幽谷而變于夷者也。亦為不善變矣。其何以對陳良乎。

陸梯霞輯解。不善變。謂變于夷也。序講。陳相復稱述許行曰。並耕雖不可為。然許子亦有可從者。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價。國中

之人不相為偽。雖使五尺之幼童適市。亦不相欺。許如布與帛。但丈尺長短同。則價即相若。麻縷絲絮。但斤兩輕重同。則價即相若。五穀但斗斛多寡同。則價即相若。屨之大小同。則價即相若。所以市無二價。人無欺偽。而淳樸之風。可再見也。許子之道。其可從如此。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閔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

若屨大小同。則買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

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雙峰饒氏曰。此與並耕相似。便是齊物。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此託神農黃帝者。皆老氏之說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

同買。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

沈誠菴曰皆不論句代陳相補出

陸梯霞輯解 陳相言此不獨為許行辨且辨已所以學之似有可原○市價不二主惟不二所以無偽而莫欺非布與帛同價謂布與帛同價帛與帛同價也亦非長與短同價但使或長或短相同則價相若不論精粗美惡矣餘倣此精粗美惡字集註透下意言之于陳相語中且勿露○郭璞麻替曰草皮之良莫貴于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加縷或麻之已績者○縷縷縷敝衣也又結縷草名郭璞曰結縷蔓生如縷相結○絲蠶所吐也細絲為綿絮縷也

士靖曰孟子既深責陳相而陳相又述許行之道如此可謂迷而不悟者矣

序講 孟子曰不二價之說除非凡物都是一般乃可夫萬物美惡異精粗異功其不能齊同乃物本然之實也極其不齊之致其價或相去一倍或相去五倍或相去什倍百倍甚之或相去千倍萬倍子欲盡合而同之是淆亂天下本然之實也且物有精粗美惡猶屨有巨小也故使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其巨者哉然則精美者與粗惡者同價人豈為其精美者哉從許子之道是率天下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

而教人為偽者耳本欲去偽適以長偽本欲息爭適以啓爭安能治國家哉如許子之說無一可者也 沈誠菴曰巨屨小屨不同賈許行已知矣故即其所明以攻其所蔽即其所不混以破其所欲混然孟子只說大小而精粗二字乃在物之不齊數句內集註先提出其有精粗一句是從倍蕪十百千萬中會出後補出今不論精粗一段是從巨屨二句及跌處繳明正意

陸梯霞輯解 物之情也情字與大學無情者情字同作實字解故註曰自然之理○比猶云合也○亂天下且就物之情上說相率為偽方說到人上獨言屨者緣許行是個捆屨的人故就其明者通之通章以並耕為主而末二節同價之說特因其所道而闡之不得平重

士靖曰物情有因時而不齊者有因地而不齊者此其本然也亦有因人而不齊者此其造作運轉矯偽更益多端矣

陸梯霞輯解墨者章全肯 此章斥異端衛正道首二句是夷子有逃墨歸儒之機吾固願見一節托疾以觀其誠下詳言以啓其悟

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蕪音師又山綺 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蕪五倍也什百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璧又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胡氏曰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比同於眾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端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 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

序講 有為墨翟之道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意其慕道而來或亦反正之機也。然未知其意之誠否。何如孟子曰。吾固願見夷子。奈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之。夷子不必再來也。蓋托病以辭之。欲堅其求見之心。以為施教之地也。

序講 他日又來求見孟子。則其意誠矣。孟子曰。吾今已病愈。則可以見矣。但夷子來意為吾道也。若不盡言相正。則吾儒之道不見。我且未見而先盡言以正之。吾聞夷子乃學于墨氏之道者。墨氏之治親喪也。凡棺槨之類。一槩從薄。此墨氏之道也。夷子既從其教。將思以此移易天下之風俗。豈以墨氏之道為不是。而不貴重之也。既以薄為貴。則必以厚為賤矣。然而夷子之葬其親。反從乎厚。則是不以墨氏之所貴者事親。而以墨氏之所賤者事親也。學其術而不遵其教。是誠何心哉。

沈誠菴曰。其心有所不安。是秉彝難泯處。故朱子凡三提之一。則曰。其心必有所不安。再則曰。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三則曰。因其本心之明。益揭出厚葬一事。以感化夷之。是孟子旨訣。故朱子于此曲折申明之也。

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問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辨說。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音蒲。

陸梯霞輯解 夷子雖師墨氏之教。至于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于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下文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

序講 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知孟子欲兩略辨難他。若申吾之厚葬為是。則與其道之薄者。反矣。若申其道之薄者為是。則已之厚葬。又無謂矣。乃為兩救之說。曰。夫子以吾兼愛為非。是然儒者之道。如康誥之言。古之人保民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不猶吾之兼愛乎。在之則以為愛天下之人。與愛吾之親。皆無差等。但其所施有厚。必由親始耳。故我厚葬其親。亦欲推之以厚。葬天下人之親。乃施由親始之意也。夫豈以所賤事親乎。徐子以夷子之言告孟子。孟子先解書意。以闡之曰。夫夷子引康誥之語。直以為人之親愛其兄之子。為即若親愛其鄰之赤子。都無分別乎。彼書之言。蓋有所取義云爾也。書言以為小民之犯法。出于無知。非小民之罪。乃上之失教。使然。亦猶赤子匍匐將入井。出于無知。非赤子之罪也。故保民當如保赤子。不使無知之民。陷于刑罰耳。謂

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音蒲。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

慶源輔氏曰。夷子蓋以儒者若保赤子。是愛他人子。如愛我之赤子。有似於墨子愛無差等之說。故謂其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引儒家入墨教中去。

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

儒者之道亦兼愛。不亦謬乎。夷子之引書詞已失其旨矣。且天之生物也。受氣成形。只有一箇父母。使他從這根本上發生出來。故愛親之心。根于天性。雖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夷子待路人如其親。殆有兩箇根本。故愛無差等也。豈人理哉。  
陸梯霞輯解。夷子雖有援儒推墨二意。然之則以爲二句。卽以已意釋上書詞。和承貫說。○古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是轉詰之詞。如云孟子譏我兼愛。乃儒者何故亦有此論。之則以爲愛無差等。保民與保赤子同。但施則由親始。此予之所以厚葬其親也。○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夫夷子信以爲至非赤子之罪也。先辨儒無兼愛之說。且天之生物。至二本故也。方正愛無差等之說。既辨儒無兼愛之說。則不得援儒入墨也。後正愛無差等之說。亦不得推墨附儒也。○爾句二句解書意。○赤子爾句二句。當以小民相形說。且天之生物三句。是推生物之本原。以辨其愛無差等之謬。天使二字。亦重是自然之使。二本主夷子心下二視之說。情不鍾于父母。而中有二心。故大惑不解如此。二本不是死殺語。○天之生物物字。指人言。○待路人如其親。抑豈惟二

親之意。新安陳氏曰。之又曰。墨氏兼愛。愛其親始耳。竊取儒家立愛自親始。皆所謂遁辭之意。是推墨而依附於儒家也。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慶源輔氏曰。彼有取爾也。一爲書之取譬。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方說得通。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

本蓋千萬本也。○夷子雖陷于墨教。而其天理一點之明。終有不可息滅者。此蓋秉彝之心也。故其先親後疎之際。猶知所擇。而不至于逆施。故孟子之言。得因其所明而入之。夷子亦得因其明而受之也。士靖曰。皆所謂遁辭也。結上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以下誠。卷子分作五段。孟子言人一段。以本有差等四字。結束信以爲人之愛。兄子與隣子。駁夷子愛無差等之說。書之取譬一段。釋彼有取三句。爾句入井。孟子以譬喻作正。集註却指出正意。曰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才見書中若字之意。且人物一段。釋天之生物二句。又于使之一本處。發明愛有差等之理。愛無差等。是夷子受病處。故再提之。今如夷子一段。釋末一句。然其一段。又于言外補出餘意。以承接夷子前迷後悟之意。  
序講。夫夷子二本如此。而其厚葬之心。爲何心。亦自知之耶。蓋時在上世。禮制未備。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子卽舉而委之于壑。及他日。過其處。但見大而狐狸食其肉。微而蠅蚋嘬其膚。于是其顙卽泚然汗出。但邪視而不忍正視。夫其泚也。非爲人見之

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朱子曰。夷子之所說。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自有差別。然亦是施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子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下文極言非爲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著眼看。○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子之臨時撰出。孟子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自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問夷子學於墨矣。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於人。此理勢

而然也。蓋其哀痛之至，由中心達于面目，而不自禁。故不能為心之甚也。使非一本之親，何以如是。于是蓋歸取藥埋覆土而掩其親之尸。此掩之誠合乎理之當然也。則後世葬親之禮起，而孝子仁人之掩覆其親，亦必有當然不容已之道。而不以薄為貴矣。可見人必出于一本。道必由于從厚。夷子之厚葬其親，正其天性之良。而一本之真情，所自見也。何必執愛無差等之說乎。

沈誠菴曰：齊王不忍殺棘之心，無解人言。而孟子以見牛未見羊，指其當日之本心以還之。夷之厚葬其親，不自認取而孟子以上古不忍暴露其親之意，挑其仁孝之真心以動之。甚矣孟子之善誘也。○教人者，長善而救其失，或攻人之短，所以中其病也。如夷之愛無差等是也。或取人之長，所以誘其衷也。如夷之厚葬其親之事是也。○因不葬之難堪而不忍不葬，由不忍不葬而不忍薄葬，則夷之厚葬其親，乃從一本仁孝之思出來，而反誤以為施由親始，何也。○掩之為是，則不掩為非。厚者為不忍，則薄者為忍。陸梯霞輯解：此因其厚葬之本心，而痛言一本之理，以感動之上世，乃生民之初，其委親于壑，非忍也。

緣法制未興，不曉如何葬埋，姑置之耳。他日過之，亦是已置之後，不忍復往，顧低徊意，狐狸二句言親體之殘毀，其類有泚而不能為心之甚。在他人未若此之甚，可見只一本也。非為人泚，何輕引起中心達面日句極重。蓋一本之理，初可驗者，莫切于此。蓋歸至掩之，要見其情甚迫，意真，少有人心者，所必至。故緊緊承接掩之誠是也。誠是善力看，必有道甚含蓄。不可露厚葬字。因上說情，故揭道字，見為情理之極。非私情也。○夷子二本一條，只破其所謂愛無差等者，以其逆天一本之理也。此條又因其厚葬之本心而痛言之，以申明一本之意，其所以開發之者可謂中其肯綮矣。○非謂旁人見我薄親如此而發愧也。正與中心達于面目反看。○必有道從厚也。孝子仁人，謂今日對上世言。

之必然也。胡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吾所以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尤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惜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之者，是以至於漂蕩而不反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呢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藥埋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兩，嘍楚惟反。泚此禮反，呢音詣，為去聲。藥力追反，裡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

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嘍，攢共食之也。類，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呢，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藥，土籠也。裡，土輦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

序講 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問之。遂憮然自失。少頃之間。曰。孟子不待而命。即此已教我矣。蓋其本心復萌。而感悟其非。故反而歸正如此。  
陸梯霞輯解 茫然自失。如人迷路。忽被人點破。躊躇悵望。盡失所據也。○之夷子名。

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雙峰饒氏曰。厚葬其親。發於其心之不能自已。這便是夷子求見孟子之萌芽。厚葬其親。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集註若所當然四字。說掩之誠是二句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憮音武。問。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問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雲峰胡氏曰。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子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所言者。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可以

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

四書大成

遂寧張鵬翮鑒定

陸梯霞輯解陳代章全旨 此章見孟子守身之義首節分上是陳代欲孟子屈己以有為下是孟子詳言君子進必以正而屈己不可以有為○此章答陳代大段有兩意齊景公田一條是說不見諸侯之義且夫枉尺直尋以下。是說其枉尺直尋之非枉尺直尋以下。又自分三節。以言計利之心。將無所不至。以見不可為。趙簡子至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是言枉尺而直尋。君子之所不為。且子過矣。以下。是言枉尺無直尋之理。

序講 戰國之時。惟孟子抱道自重。陳代疑而問曰。夫子不肖。枉見諸侯。此固守身常法。然以代觀之。宜若小節。然使令但一往而見之。得行其道。大則為伊。為周。而以其君王小則為管為晏。而以其君霸得志。建功將在於此。且古書有曰。枉尺而直則尋。此屈

歸安沈磊

纂訂

錢塘陸階

歸安沈士靖附參  
沈和王 變 吳  
牛和沈 遇 全校  
仁和馮文炳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

小。而伸大也。即志言觀之。以枉見之。小屈成王霸之。大伸宜若可為。而不必過執也。

序講。孟子曰。我非不欲得君行道。但揆之於義。不當往見耳。昔齊景公田獵。虞人當有執事使人持旌。

以招之。虞人不至。公將殺之。孔子美之曰。志士商窮。常念死無棺槨。棄在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

鬪而死。喪其元首。而不顧。虞人可謂志士。勇士矣。夫孔子何取於虞人。若是焉。取非其所招之皮冠。而守

死不往也。彼虞人小吏耳。招之非其官守。尚且不往。如并不待諸侯之招。而先自往見。果何為哉。君子義

不出虞人下矣。

陸梯霞輯解。此節引虞人見不可往。以破他令一見之句。尚未及枉尺直尋之非。下三節方破他尋尺

之語。非其招。尚有招也。不待其招。則全無聘幣之理矣。何哉。二字。有令人惕省意。○不忘。是活句。言是拚

了死。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死於溝壑。而喪其元。沈誠菴曰。志士二句。若不作孔子贊美之言。則無著

落。夫虞人二句。代孟子補出。蓋非其招句。是結上之辭。朱子加一尚字。是起下之辭。

序講。君子既無不招而往之義矣。且即志之言。尤

有所不可者。夫所謂枉尺而直尋者。謂所失少而所得多。此以圖利而言也。如有計利之心。即枉者尋直者尺。大壞名節。而小就功名。亦將為之。與吾知其必有所不可矣。

陸梯霞輯解。首二句。是起下意。非謂志之所云。以利言也。謂陳代述來說。是不以義言。特以利言耳。○

以利言也。是就其言而解之。如以利以下。是及其言而詰之。亦可為與。與宜若可為句。兩下緊相對照。○

始論大小者。究只論得失。亦常情所必至耳。此節末句。與上節末句。後節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俱斷詞。○

亦可為歟。是反詰語。乃計其不義而不可為。非計其不利而不可為。○枉尋直尺。就其言而窮之。如苟為

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之類。這大決裂。如何可為。難道便為利而亦隱忍為之。故曰

而利亦可為歟。時說以得不償失言。非是。

序講。試以一藝之士言之。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其嬖臣名奚者。御車以田獵。乃終日之久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於簡子曰。此天下不善御之賤工也。或

以告王良。良曰。請復為奚乘。過奚而後可。乃一朝之暫。而遂獲十禽。奚又反命曰。此天下善御之良工

也。

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新安陳氏曰。孟子生平。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為問。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獵。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

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

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左傳。景公將殺虞人。虞人辭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

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

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

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

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

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

往見之意。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須自道。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何忘義矣。自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非其格為細事。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墮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為。而弑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簡子曰：既為良工，我使專掌與汝御車，遂使人以此命王良，良不可曰：御者自有法度，射者自有巧力，原不相謀，始吾於奚也，為之循我法度，以馳驅彼，不能左右，迫射終日不獲一繼，而廢我法度，不由正道，看禽獸之來，迎而過之，他繼會迎，着射去一朝而獲十，是彼之射，必使御者廢法，而後可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有曰：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即中，有如手破物之能，此射者與御者一法相成，君子之事也。若奚必廢法，俾中小人之事也。我平日只知有法，不習慣與小人御，請辭掌乘之命。陸梯霞輯解：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意，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按星經：王良五星，在奎北，為天地馭官，說者謂其善馭，死託於星也。○請復之，是欲以自白其長，小人二字，只在不善射上見。○謂王良，想是簡子使人謂之，觀下云云，非面語簡子之詞。○以易王用三驅，失前禽來看，凡田獵，是前面驅禽來，我馳車迎而射之，馳車者自有正法，禽獸之來，不皆正，或左或右，此在射者顧盼左右，迎而射之，耳，奚不善射，但是禽獸當頭者，方能射，其或左或右者，皆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詭遇，是因他左右不能

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朱子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己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壞了，如何直人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都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便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在理上求之。○慶源輔氏曰：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大之辨，浸浸不已，其終併大小將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

迎射舍馳驅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所以一朝而獲十也。○範我，即直已守道意，詭遇，即枉道求合意。詩二句串看，重射一邊。○引王良，只要緊重，我不貫二句，見在已者當重，而不可徇人也。止應在下節。○虞人非招不往，一條重在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一句王良一條重在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何上一是言其能守義，一是言其不忘義，以徇利，意固不得而淆也。但能不顧害，便能不徇利矣。士靖曰：良之請復，正是枉尺然彊之後，可則賤之益賤矣。孟子直欲取獲禽多而終不可掌乘耳，非許其請復而能顯術也。序講：以王良觀之，不過一御者耳，且羞與射者屈意為比，推其羞與比之心，倘以比而得禽獸，雖使若丘陵之多，御者亦勿肯為之也。其守法而不肯徇利如此，如以士君子之身，枉其自守之道，以從彼而見之，反御者之不若也。果何為也。此則無論枉尋直尺，不肯為，即枉尺直尋而亦不可為也。明矣。且子枉尺直尋之言，過矣。君子一身乃天下表率，必能正已，方能正人。若枉已以從人，則已先不直，決未有能直人而得伸其用者，也是則枉尺而可以直尋，君子猶且

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請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

不為兒徒枉而無益乎。蓋枉已者，決不能行道，而不見諸侯，豈小節也。

沈誠菴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一句，是孟子一生大

學問亦是千載士君子出處大把握。○出處去就之

道，即是所行之道。蓋行道者，將以正君心也。將以正

天下人心也。已先以趨利為事，不能正身，何以正君

乎。已先以垢面汚行為天下倡，何以整齊風俗乎。故

曰：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所謂道者，以物身以範

俗正已而物正者也。

陸梯霞輯解：天下只有理義利害二種而已。前所

言者，理義也。至枉已未能直人二句，并利害亦破矣。

陳代且教語塞。○御者且羞四句，當連屬上條。且子

過矣二句，當更提頭自為一條。○若丘陵暗映枉尺

直尋如枉道指君子說。且子過指枉尺直尋之言。○

纒說一箇枉字已不好了。何論枉尋直尺枉尺直尋

○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何哉

何也。總是說如何其可也。

陸梯霞輯解：景春章全旨。此章見大丈夫盡性不

在權勢，首節景春以大丈夫許儀術，次節孟子斥儀

術不得為大丈夫，末節則詳所以為大丈夫者，以曉

之。總之儀術所恃在權勢，俯仰從人。孟子所恃在道

德，主持自我，其大小可見矣。

序講：景春曰：我觀當世之士，如公孫衍、張儀，豈不

誠大丈夫哉。何以見之。蓋二子一有憤怒，則能構動

強大之兵，而天下之諸侯皆恐懼。若安居無事，不用

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

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

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

雙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

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

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

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

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

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

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

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

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

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

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

往送之於門，戒之曰：女今歸於夫家，必要敬謹，必要

序講：孟子曰：儀術之所為如此，是焉得為大丈夫

乎。子豈未嘗學禮乎。禮經有云：丈夫之行冠禮也。其

父則醮而訓之，女子之出嫁也，其母則醮而訓之。時

戒懼惟夫子之命是從而無違。可乎。禮言如此。可見以順從為其正禮者。乃為人妾為人婦之道也。今二子雖權勢可畏。其實皆迎合其君之好惡而順從之。不過妾婦之道耳。豈大丈夫之所為哉。

沈誠菴曰。往字宜讀句。古者母送女不出門。今世俗送至夫家。違禮踰教。莫此為甚。若作一句。則與今無異矣。蓋所謂門。即女子之門也。

陸梯霞輯解。是字指一怒二句。○引禮意。全在女子之嫁云云。丈夫之冠二句。是夾帶說。○必恭敬事。人必戒謹守已。○上文諸侯懼是他國諸侯懼也。本國諸侯他。却著阿諛苟容始得。○衍儀如何似妾婦之順從。蓋他實不能以喜怒安危天下。乃竊取強國之勢耳。如戰國策云。衛人日夜以秦權恐喝諸侯。是也。權勢在人而我竊之。必有許多依阿。洵忍窺伺逢迎處。故曰以順為正。以順二句。乃孟子釋禮之詞。且就女子說。外補衍儀。

士靖曰。阿諛苟容。是進不以正。并非待禮而嫁者。竊取權勢。是行復為邪。并非以禮而事人者。是二子之為妾婦。亦妾婦之淫僻者矣。

序講。所謂大丈夫者。何如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乃天下至廣之居也。彼則存心以仁。而無一毫之私意。是居天下之廣居也。禮以大中至正為範圍。乃天下至正之位也。彼則持身以禮。而無一毫之邪曲。是立天下之正位也。義合經權常變而共由。乃天下至大之道也。彼則制事以義。而無一毫之乖戾。是行天下之大道也。由是得志。而見用於時。則推仁義禮之道。而與民共由之。不得志而隱居於下。則守仁義禮之道。而獨行於已。故時而富貴不能誘。而蕩其心。時而貧賤不能撓。而變其節。時而遇威武之人。不能脅而挫其志。是其學術正大。而無計功謀利之私舉。動光明而無阿順依違之態。如此。纔可謂之大丈夫。彼二子何人。乃以此稱之哉。

沈誠菴曰。上文既斥儀衍為妾婦。此乃正告以大丈夫之道。蓋孟子生平所學。惟仁義禮。其所以正人心者。亦惟此。不以戰國汗壤之俗。景春卑靡之志。鄙之而不以告也。誠心直道。與剛大之氣。居然可見。陸梯霞輯解。此說大丈夫。全是純任德性。首三句。任用此德性也。中二句。任用此性到底也。末三句。任用此性而外物無所加損也。一皆定性之學。盡已之性。正與恃他人權勢者相反。○此惟孟子能之。衍儀

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途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朱子曰。此心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謂與民共

由此仁。獨行其道。即仁禮守其所得於已也。謂與民共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趙氏曰。富貴則求得欲從。故易至蕩其心。貧賤則居約處困。故易至變其節。遇威武又易至隕獲震懼。故多挫。

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

攝其志氣。○何叔京曰。名鑄昭戰國之時。聖

戰國之時。聖

所為件反此。三個天下字不閒。蓋皆是第一等的。直到至極處。○居如人之居宅。孟子嘗曰。仁人之安宅。此又曰。天下廣居者。自其安固不危言。則曰安宅。自其寬大有容言。則曰廣居。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安宅。從心之德言也。故曰。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曰廣居。從愛之理言也。故曰。殺一無罪。非仁也。居惡在。仁是也。仁者愛之理。近而親親。遠而仁民。又遠而愛物。此皆愛也。何廣如之。此人之所宜居。故謂之廣居也。○位乃人身所立之位。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可見禮是位。禮是入道之紀綱。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皆吾身所當立之位也。○孟子嘗曰。義人之正路也。此曰天下之大道。正言無邪曲也。此曰大道。言不狹小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乃人出入往來之所當由。故謂之正路。又謂之大道。○講上三句。只會大道字。皆指仁禮義。○大道。道字是路字。獨行其道。道字是道理。兼三者言。

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朱子曰。居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著他。便能如此。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朱子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勢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而樂此於已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視儀形之睚眦。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夫三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

我尊而物卑。我大而物小。我直而物枉。富貴貧賤。威武胸中固不有之。豈足以淫之移之屈之哉。陸梯霞輯解周霄章全音。此章見君子之不枉道。前五節因問而詳君子欲仕之情。見不潔身以廢君親之倫。後一節因問而詳君子難仕之故。見不徇私而忘守己之義。意重末節。此正是周霄諷切孟子。而孟子不見諸侯之本意。○周霄數問重君子之難仕。何也。一句。孟子數答。重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二句。只撮此三句。便了一章大意。序講。孟子不見諸侯周霄諷之曰。古之君子。亦欲得位而仕乎。孟子曰。君子志在行道。豈得不仕。傳有說。孔子當日若三個月失位。無君。則皇皇如而不寧也。及其出疆而之他國。必然載費。以往以為見君之禮。又公明儀有言曰。古之人。若三月無君而仕。則人皆來弔而慰安之。即此而觀。君子之仕。可知矣。陸梯霞輯解。惟古君子必仕。故引傳及公明儀以証之。出疆就是失位之初。不可認作三月後事。惟其皇皇無君。故出疆必載費。庶不致三月無君耳。無君與無先有位而後失位。言見已仕失位。尚且皇皇。且則未仕者。豈不為世用圖也。○周禮春官六華孤。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于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倣此。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

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擊之為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贄。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為之節。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去。雞取其守時而動。

士靖曰：周霄只問仕。孟子并言仕之惡。理在必仕。則情在急仕也。

序講：霄復問曰：三月無君，其時未久，遂至於相弔。古人欲仕之心，不太急乎？

序講：孟子曰：三月無君則弔，非急於功名也。正以至情所關為甚切耳。夫士之有位，猶諸侯之有國家也。士之有位而失位，猶諸侯有國家而失國家也。蓋孝子莫重於祀先，而祀先必由於田。祿禮記祭義有曰：諸侯親耕籍田，庶人終畝，及其收穫則藏之御廩，以奉祭祀之粢盛。夫人親蠶，受繭繅絲以頒之世婦，使為黼黻文章，以供祭禮之衣服。禮言如此，是諸侯之能備祭祀，以其有國家也。若失其國家，則犧牲不能肥腍，稷稻無以致潔，衣服無以致備，便不敢以奉宗廟之祭。雖有尊祖敬宗之心，何以自盡乎？禮記王制有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禮言又如此，無他以

失位而無田祿，則特殺之牲，器皿之資，祭祀之衣服，皆缺然不備，便不敢以祭，而無以遂孝親之心。戚戚然不敢自安矣。平常有祭，一日失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不得不弔之也。夫不得於君不足弔，而不得以祭亦不足弔乎？此古之人所以急急於仕也。

沈誠菴曰：無君之弔，以不敢祭也。乃從不敢以宴，惟出足弔何也？失位不敢祭，則死者無來格，來饗之飲，生者亦無飲福，既醉之歡，是可弔也。故以不敢宴起弔字。尤為親切，而所以不敢宴者，正為不敢祭也。非輕祭而重宴也。

陸梯霞輯解：重士。諸侯伴言。諸侯耕助四句。及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餘皆孟子解禮。犧牲四句。本諸侯失國而言。牲殺三句。本土失位而言。諸侯耕助二句。與惟士無田二句。是孟子隱括祭義王制之文。不是全文。○天子以孟春躬耕帝籍，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千畝。籍之為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茅

終之諸侯百畝云云。○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宗

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

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

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

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勇反。

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

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

之粢盛，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奉繭以示於

君，遂獻於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

布於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

祀先王先公。文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

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

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

其耒耜哉？

為去聲。舍上聲。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

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

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

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春之。○紘以組為之。而屬兩端於武。所以固冠於首也。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璋者。王后之衣。猶士之衣。二者皆王后之服。此言諸侯之夫人者。○副編髮為之。所以覆首為飾。禕與翟同。刻繒為翟。雉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也。○翟本是世婦繭成。然後獻夫人。練今云。夫人蠶繅者。蠶亦夫人主之也。且曰。使世婦使者。誰使之。夫人治內事也。○練三盆手者。置繭於盆中。而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爪振出其緒。故曰三盆手也。方氏云。夫人之練止於三盆。猶天子之明止於三推。○淹。大總也。練繅繭為絲也。亦作練。○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士連大夫言之。則是有位者。且有宗廟。則有田矣。而又云。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似王制亦因有位失位言之。注云。祭有常月。薦無常時。祭必十日。薦不擇日。祭有尸。薦無尸。祭以三牲黍稷。薦無牲。其隆殺不同。固如此。亦宜人之不敢以宴。而至于弔也。○趙岐註。田作圭田。尤確。圭田自卿以下。至于下士之為一官之長者。皆有廟。有田。則田即此田。更無他田以待祭也。  
上靖曰。三月無君之弔。從不敢祭。推出仁孝之思。

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為去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遊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灼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美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

藹然言外。此亦可以見從政之本矣。  
序講。霄又問曰。三月無君而不得祭。是誠可弔矣。若出疆初失位耳。便必載質以往。這等急于得君。又是何也。  
序講。孟子曰。仕以行道者。士之事也。猶夫耕以謀食者。農夫之事也。見君不可無質。耕田不可無耒耜。農夫豈為出疆舍耒耜。其耒耜而不用哉。然則士必仕。仕必質。士之出疆。豈得不載質也。  
序講。霄得欲仕之說。遂諷曰。吾嘗亦上君子遊宦之國也。然未嘗聞無君則弔。出疆載質。求仕如此其急。今由夫子之言觀之。求仕既如此其急也。宜其仕之易矣。君子乃不見諸侯而難於仕者。何也。孟子曰。夫仕固有仕之道也。譬如丈夫生而即願有女為之室。女子生而即願有男為之家。此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者也。若以其為父母之心也。遂不待父母婚媾之命。媒妁通好之言。竟至鑽穴隙以私相窺。踰牆以私相從。則內而父母。外而國人。皆賤惡之。為其苟合而不可以正也。由此觀之。是以古之人。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未嘗不欲仕也。又惡其去就無義。進退無禮。而不由其道之正。不由其道而往。已徇人。以往見諸侯者。

孟子

與鑽穴隙之類等也。其能免於人之賤惡哉。此君子之所以雖急於仕而又難於仕也。

沈誠菴曰：集註於丈人章云：亦非忘義以徇祿。是從義繳到仕上。此云亦不徇利而忘義。是從仕轉出道來。一頓一倒。煞有不同。彼對高潔者言。故言我非徇祿。此對諷難仕者。故重在不可忘義。

陸梯霞輯解：仕如此其急。二句方是周青發問本意。孟子答以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云云。此君子所以難仕也。○古之人。孟子曰：衛

士靖曰：孔子於求富者而至以執鞭言。是從凡人所不屑者而極言之。以甚言其必不可也。孟子凡於求富貴之事。一曰鰥寡。二曰妾婦。三曰相窺。又甚至以齊人之鑿足言之。所以悟迷人。不得不從易曉處喻言之也。

陸梯霞輯解：彭更章全古。此章見士大夫有功於人國。首節明傳食為道而非泰。下四節辨士有大功而當食。正見有道而非泰意。析言之。二三節是因論功而折其失。待功之宜。四五節是因論志而辨其非食志之意。總是明士有功而當食。仁義二字最重。序講：孟子門人有彭更者。問於孟子曰：今以一介

之士而隨行後車。有數十乘。隨行從者。有數百人。乘傳而食于眾諸侯之國。不以侈泰而過分乎。孟子曰：君子之處世。辭受取予。只看道理上何如耳。非其道之所當得。則一簞食之微。亦不可妄受人。如其道之所當得。則舜以匹夫而受堯之天下。亦不得以之為泰。據子泰傳食之心。豈以舜受堯之天下為泰乎。陸梯霞輯解：後車二語。雖泛言而實指孟子。○傳與傳車之傳同。正韻云：驛遞也。○非其道二段。抑揚重下段。○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首言堯舜。本非為孝弟開端。下言孝弟。實為堯舜合脈。此義理員映處。○子以為泰。指舜言。子以傳食為泰。將亦以舜為泰乎。

士靖曰：彭更蓋亦經介之士。

序講：彭更曰：吾不以舜為泰也。更但以士於人國無所事事。而晏然食其食。為不可也。

陸梯霞輯解：無事而食。如上不為公卿大夫之事。下不為農工商賈之事。皆是。○此事字。即解作功字。然集註功字且勿露。

序講：孟子曰：子以士為無事而食。不知士之功為甚大也。子不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以其美者補其

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美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義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

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

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

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

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嬰武安反

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

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

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

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

不足者以兩相濟則農只有餘粟女只有餘布皆積於無用此勢之所必不可者也子如通之則我之所不能為者而待人為之如梓人匠人輪人輿人皆得以其事而食於子乃於此和說橫行之秋縱橫馳騫之曰而有擔當世教之人焉以先王之道莫大於仁義而仁義之實不外乎孝弟於是入則盡孝出則盡弟固守先王所傳仁義之道以待後來之學仁義者使有所師法此其事為何事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之小而輕明行仁義之大者哉亦甚異矣陸梯霞輯解子不通功四句反言以見功之當通○如農耕女織是事其有功於衣食是功通功云者不執定為此事然後享此功但彼此互相準而交相濟也兩有餘是言其滯積無用而外此皆缺也梓匠輪輿雖不曾種粟而食然據他有功於器用可以博換得食來此正是通功處○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子如通之要補出豈獨農得衣女得食已哉舉凡梓匠輪輿有功於器用者皆得食於子矣○於此有人焉句極重與下有人於此泛然之詞不同正借戰國時楊墨充塞仁義之道往聖要守後聖要

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遺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牟葛伯食之又無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稷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餽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餽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餽成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

待是聖學中一大關鍵也斯世不可無此人也守字待字俱有理會○守先王之道雖承上孝弟說亦須說得寬如井田學校之類莫非先王之道也

士靖曰以入孝出弟守先待後而從徒數百後車數十以傳食諸侯則戰國之君猶知所敬也特不能耳孟子之就其養非以為養也其望世之情切矣然誰則知之

序講 更因孟子之詰乃變其說以應之曰吾非敢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之士也但梓匠輪輿乃技藝之流其志固將以求食也若君子之為仁義之道也豈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折之曰人之所志固自不同然子何以君子之志為哉惟是有仁義之功于子理可以食則稱其功以食之而已矣且子平日之食入也以其志之所在而食之與抑以其功之所在而食之與更強對曰食志當因其人之所求也陸梯霞輯解子何以其志為哉三句指定君子說勿泛○且子二句就彭更平日言○前說無事而食不可此又曰食志不論功下文又不食毀瓦畫墁何自相矛盾也更真窮矣士靖曰彭更推及於志亦是深文刻責

祖也毫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餽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餽言與餽者為仇也朱子曰書所謂葛伯仇餽若非孟子之言人孰知其曲折如此哉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



序講 孟子又詰之曰。子固食志矣。設有人於此。毀  
子之瓦。盡子之壤。無功而有害如此。但原其志。亦將  
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吾不食之。孟子因折之  
曰。然則子之食人。本非為其志于食而食之也。還是  
因其有功而食之也。夫食必于有功。而士有功于斯  
道。乃以為無事而食。不亦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  
者哉。

陸梯霞輯解 塲。牆壁之餘也。如白灰。或細土。近白  
者。蓋之。便是飾之于外。書。非書以承也。如以木石。縱  
橫畫之。皆畫塲也。○毀。盡。盡。非謂以此去求食。言  
毀畫無功有害。而志則求食。何以處之。蓋其辭以  
見志之不可徇也。○更之初意。謂士無事而食。原是  
論功。見孟子說出功來。又曰。食志。至于無功之志。又  
不食之。則其食功之說。終不能逃耳。既曰。食功。乃以  
士為無事而不食。豈非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  
哉。

陸梯霞輯解 宋小國章全旨 此章見行仁政者在  
得民心首節。萬章疑宋行王政。而受制于人。中五節  
孟子言湯武行王政。而無敵于天下。末節言宋之不  
能行王政。而望其行之也。湯武對看。歸重末節。○通

章未告以王政之實。只舉湯武為法。見能如湯武之行  
王政。自無敵于天下也。王政在平日修德行仁上說。  
序講 孟子弟子有萬章者。問曰。宋小國也。今將伐暴  
安民。以行王政。齊楚乃惡而伐之。則如之何。而後可也。  
陸梯霞輯解 行王政。要拈除暴救民講。○今將行王  
政。只以其欲混一天下說。則如之何。不是為宋畫策。  
謂小國何以行王政。疑王不待大之言。不必然也。玩宋  
小國也三字。便見。○戰國時。孰知有王政者。萬章為孟  
子之徒。嘗問王政之說。故假此以加宋也。若王偃所行  
何嘗一事合王政。○史記宋世家。偃立為君。十一年。自  
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  
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  
子。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于是諸侯皆曰。桀宋其  
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潛  
王偃時。有雀生鵠于城。取之。曰。小而生大。必伯天下。  
王大喜。欲霸之。遂成。乃射入魯地。焚朝社。魯國老謀  
士。為無顏之冠。以示功。割偃之背。鏃朝社之胎。又另覽  
載。齊師近而諱言。其至殺使之報至者。三。此亦妄庸人  
耳。君子謂宋之亡。不待逃。倪侯之館之日而知之也。  
士靖曰。此言王政。不過言欲為天子。號令天下而已。

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  
後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

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  
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  
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箠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  
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巳矣。  
食音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  
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

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  
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  
士女以篚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  
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  
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  
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  
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  
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  
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

序講 孟子曰子以宋小而王政難行乎試以湯觀之  
湯始與葛國為鄰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使人問  
之曰祀大典也何為不祀葛伯託言曰祀必備物吾無  
以供犧牲也湯乃使人送與之牛羊葛伯自食之又  
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犧牲既備何為不祀葛伯又  
託言曰祀重黍稷吾無以供粢盛也湯乃使亳邑之民  
往為之耕以供粢盛毫之老弱饋耕者之食葛伯率  
其民視其所饋有酒食黍稷者要而奪之其不肯與者  
從而殺之時有童子以黍肉來餽葛伯殺而奪之故商  
書仲虺之誥曰葛伯與餽耕者為仇正此殺童子而奪  
其黍肉之謂也  
陸梯霞輯解 同一興師動旅能用之除殘去暴則為  
王藉此凌壓列國爭衡天下則為霸宋原只欲伯非是  
欲王孟子初不與他分辨只極言王政之無敵而未點  
不行王政云爾一句便本旨了然○要攔截也食飯也  
黍稷預為飯者未熟者也食指熟者  
序講 葛伯之虐至殺童子極矣湯為其殺是童子而  
征之但見四海之內皆信之曰湯之心非有利乎天下  
也實為匹夫匹婦而復其無罪被殺之讎也  
陸梯霞輯解 為匹夫匹婦復讎只是說為小民報怨  
耳不必作童子之父母

張子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  
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  
此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  
上文取其殘之意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  
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  
○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  
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

序講 書有曰湯始征自葛始從此十一征而無敵于  
天下東向而征而極西之人皆怨南向而征而極北之  
人皆怨怨之者曰奚為其征獨後我觀書所言可見湯  
師未至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及其既至歸市者  
亦勿止芸者亦不變惟誅其有罪之君而救其無罪之  
民如大旱而時雨之降一般民皆大悅書又有曰待我  
后之來庶幾無虐政之罰乎蓋其大悅有如此此湯以  
七十里而行王政于天下也  
陸梯霞輯解 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章顧既伐昆吾  
夏桀豈豈也顧國也昆吾氏也三國黨于桀惡湯先  
伐意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伐也據此則曰葛曰韋  
曰顧曰昆吾曰夏桀又尚書云遂伐三腹凡六伐餘無  
可考  
序講 再以武王觀之武成之書有云有所助紂為惡  
而不為周家之臣者以武王之害于是東征  
以安厥士女但見士女以筐篚盛饘黃之幣而言曰昔  
事殷今繼事我周王庶得蒙恩澤而見休美乎于是心  
悅誠服惟願為臣而歸附于大邦之周也書之言如此  
可見當時商家在位之君子則實佞黃之幣于篋以迎  
周之將帥其在野之小人則以一簞之食一壺之漿以  
迎周之卒徒是果何為益以商紂暴虐民皆陷于水火

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  
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  
管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

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

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

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

亦不可得矣與平聲 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

也齊齊語也莊獄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

之中。武王之師。則救民于水火之中。惟取其殘賊民者。誅之而已矣。并不濫及無辜也。所以各以類相迎。為此故耳。

陸梯霞輯解。紹我句。乃士女之言。我親之之詞。大邑周尊之之詞。此上是書詞。

序講。武王取殘于何見之。秦誓有曰。我武王威。武奮揚。侵于紂之疆界。則取其殘民者誅之。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于湯之伐桀。除暴救民。又有光焉。蓋武王取殘如此。此武王以百里而行王政于天下也。

陸梯霞輯解。引書証上文取殘之意。重則取于殘句。于湯有光。是與湯同有休光。非勝于湯也。

序講。觀湯武行王政而無敵于天下。如此。今宋惟不。是行王政云爾。苟能以德行仁。如湯之弔民。如武之取殘。以行王者之政。則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宋為君。而有後我之怨。依黃之迎矣。齊楚雖大。必不能率其子弟。攻其父母也。又何畏焉。而乃切切然惡而伐之。之為慮也。

沈誠菴曰。得民心者得天下之本。能自治。又得民心之本。所謂自治。則貴德尊士。明其政刑是也。

陸梯霞輯解。不行王政云爾。是直斥之語。言宋實不能行王政。如子所稱齊楚惡而伐之耳。○云字指萬章。

所云齊楚惡而伐之。陸梯霞輯解。戴不勝章全首。此章見人臣正君必廣集善類。上節是喻。下節是正意。上節引也。下節引形。應總是言其所以善君者在。廣于進賢也。不可謂上主專下主眾。

序講。孟子謂宋臣戴不勝曰。吾觀子之事王。亦欲其志仁當道。以為善與。我明告子以善王之道。譬如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舍楚賦而為齊中夏之語也。則使齊人傅而教之乎。仍使楚人傅而教之乎。不勝曰。欲學齊語。必使齊人傅之。孟子曰。傅之以齊人。誠是矣。然齊人傅之。眾楚人于其旁。譁譁而休之。所聽不可。積習難變。雖日加鞭撻。而求其子之齊語也。不可得矣。若引其子置之齊莊獄街里之間。且歷數年之久。則所與居者皆齊人。所熟聞者皆齊語。必然與之俱化。雖日。隨而求其楚語也。亦不可得矣。可見所與者眾。則所習者成。學語如此。况善君子乎。

陸梯霞輯解。休。昭。噪之意。在欲言專。數年言久。序講。今子謂薛居州。立心制行。誠善士也。多方引進。使之居于朝廷之上。可謂得人。事君之義矣。但王所非一人也。使在于王所者。長而老成。幼而新進。卑而察。來尊而秉衡。皆如薛居州之善士也。則所聞皆善言。

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南軒張氏曰。眾君子之間。置一小人。猶足以蔽主而敗類。一君子而遇眾小人。且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格君之任。有孟子而不勝。不能知也。尚何望焉。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甚迫斯可以見矣。

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所見皆善行。王雖欲為不善，其誰與之？今在于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之善士也。則善言少而諛言日進，善行少而逢惡多端。王雖欲為善，其誰與之？然則子所使者，雖善士，特一薛居州耳。傳之者寡，昧之者眾。羣邪害正，孤忠無與，獨如宋王何哉？子其廣善類，進同心，以成善王之道焉可矣。

陸梯霞輯解：一字獨字，與上一齊，聲楚相關。○味此子此意，益不勝是得宋柄，其有心于國者，故告之以此。士靖曰：天下未嘗無心，其謂居州外竟不有人乎？○孟子諷切不勝，明明示之有人，可以善士也。

陸梯霞輯解：不見諸侯，章全旨。不為臣不見，此句是章之大指。下三節，勿以太過不及，中正立意，總是明不見諸侯之義。若謂段干木泄柳皆守不臣不見之義，者，但已甚耳。孔子不為已甚，然亦必先而後見，不先則不可見也。觀曾子子路得孔子家法者，其所譏評如此。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必不鮮見諸侯矣。○直解分太過不及解。

序講：孟子不肯往見諸侯，故公孫丑問曰：君子以行道為心，必欲得君而仕。今夫子不肯往見諸侯，果何義也？孟子曰：古之為士者，不曾委質為諸侯之臣，則不往見之。此自重之道也。

陸梯霞輯解：不為臣不見，此句正答不見諸侯之義。序講：昔魏文侯時有段干木者，未為文侯之臣，文侯往見則踰垣而避之。解繆公時，亦有泄柳者，未為繆公之臣，繆公往見則閉門而不納。是皆守不見之節者也。但未免過甚耳。二君誠意迫切，斯亦可以出而見之矣。可以見而猶不見，亦守義過峻者也。

陸梯霞輯解：是皆已甚以下，輕帶說不重。○迫字屬二君誠意迫切，說可以見是論理之詞。古之迫且不見，今之未迫者，安可往見之哉？此節勿抑二子。○皇甫蓋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處心志不遂，乃治請節遊西河，師事子夏。居子夏道不往，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垣而避，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賦其後，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賦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侈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賦乎？又請為相，不肯復。罕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能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子夏，友則子方故也。居無幾，何秦與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遂按兵轅不敢攻。○子柳之母死，其弟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醫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醫人之母，以葬

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勘。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者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魯肩詭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魯虛業反，赧奴簡反。

魯肩詭體詭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

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賤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

其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說苑曰。繆公聞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枉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其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不然。是徒徼國君之寵也。

序講。昔魯陽貨欲孔子見已。而又惡人以為無禮。因禮有云。大夫有賜于士。士偶出在外。不得受于其家。則親往拜于大夫之門。陽貨以大夫自處者也。孔子士也。貨于是窺孔子偶出在外。而饋孔子蒸豚。欲使孔子來答拜而見之也。孔子不隨其術。亦窺其外出也。而往拜之。蓋孔子雖不欲見貨。然既往拜之。則亦見之矣。所以然者。正以當是時。陽貨先來加禮。豈得不往見之。若非貨先以禮來。孔子決不往見也。此孔子所謂得其宜也。陸梯霞輔解。孔子職直往拜。實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欲不見。其名則見也。此處不重職之意。只重在往見上。雖重在往見上。然非陽貨先則豈往見。仍當歸重不輕見意。方合本旨。

情狀不勝勞苦。比于夏月治畦之人。為更甚焉。子路曰。人有一素銀交。未嘗與之同合。而乃強與之言。以邀其寵澤。但見其心慚而赤赧。赧然若無所容者。此等人品。非由之所知也。由二子之言觀之。則君子平日之所以涵養氣節者。必光明正大。直道不阿。可知已矣。豈不為諸侯之臣。而肯枉已以見之乎。古人守節不屈如此。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陸梯霞輔解。曾子是憐而譏之。子路是惡而譏之。○者。○非由所知。言其人品污賤。不足比數也。甚賤之之詞。○不曰君子之守。而曰君子之養。何也。守或著意。養是卓然自見得定。拿得住。非徒以氣節為高者也。○一說君子字。下指二子。作孟子自傳說。與君子亦仁而已矣。君子之為。為。不識。一。例。甚是。然集註雖指二子。而孟子自寓意亦在其中。

士靖曰。上下之交。有禮隱見之際。有義。陸梯霞輔解。戴盈之章全旨。此章見革弊當決首節。是盈之知弊政。而不速于革。下是先設喻以曉之。而因激其斷也。

序講。宋大夫戴盈之曰。吾聞什一而賦。關市譏而不征。此古仁政也。今欲于農行什一之法。于商去關市之

必矚其亡。則與太柔者異矣。所以無可無不可。而為聖之時也。孟子前言二子之所行。以明其過。後述曾路之所言。以明其不及。中舉孔子之事。以明聖人之用中。然則孟子之不見諸侯。守其分義之中。而巳。○慶源輔氏曰。孔子之事。禮義之中。正差以毫釐。則失之矣。然與其污賤之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不洪。段于木。泄柳猶為狷者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

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

以異哉。慶源輔氏曰。天下之理。只有義利兩端。纔出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

理。若知義理之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不肯速改。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自新矣。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

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天下之

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征但今茲時勢尚有未能驟更者請先輕之以待來年  
然後盡從而巳之何如或亦革弊以漸之道乎  
序講孟子曰此如攘雞之說矣今有人每日攘其隣  
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所為之道曰請從此損之  
每月攘其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巳子欲待來年何以異  
於此乎

序講子之欲去重賦與厚征者亦以其為非義也使  
不知其非義猶無足惟如已知其非義在所當巳斯速  
巳之可矣何待來年乎夫非義尚能安之于心而待時  
乎子大夫勿以攘雞貽請而也

陸梯霞輯解此節只是就正意說不必兼攘雞註知  
義理之不可云云自有賓主末用一句繳耳○巳止也  
與上文然後巳相應○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  
不敢適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徙  
義也如餓渴之于飲食蓋見之明而決之勇以為不如  
是則不足以自振而自新也士之持身于改過遷善之  
際而為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汨沒于過失之中人臣謀  
國于葦弊復古之事而為盈之之說則終陷于因循苟  
且之域故自脩身至于治國智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  
也智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決之可不務哉  
士靖曰商賈之加征田賦之倍稅皆謂有例可援耳

故與攘雞事謂物自來而取之頗相類而請輕與請  
損意亦相合

陸梯霞輯解好辨章全旨此章見聖賢扶世道之心  
首節分上是因疑巳之好辯而示以不得已下詳不得  
巳之故而因責聖于人不得已三字是一章大旨三聖  
人皆不得已而身任其責孟子直欲承三聖統緒不得  
已而距楊墨安云好辯○予豈好辯二句一章大指中  
間歷叙治亂而昔者以下總結之以見自任之意而又  
公其責于人也○好辯章叙世道之變愈趨愈下一變  
而為洪水猶是氣化居多又一變而為變狹猛獸則人  
事俱失不止氣化矣又一變而試文試武則下逆上矣  
然試君者止亂臣試父者止賊子耳又一變而湯朱墨  
翟則人人亂賊矣

序講公都子曰外人皆以夫子好與人辯論敢問何  
為而然也孟子曰辯則子固何之若謂子好為此也子  
豈好辯哉子蓋有不能相安于無言不得已而然者也  
夫天下之有生民其來已久非一世矣當其氣化盛人  
事得天下為之一治及其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為之  
一亂治亂二者反覆相尋如環無端此理勢之常也所  
貴乎聖賢之生斯世救失扶衰反亂而歸治焉耳  
沈誠菴曰澤水氣化所致與人事無與紂之亂以及紂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

反覆相尋理之常也蕪菴程氏曰氣化在天

衰焉而亂也事理在人者有得有失得焉而

治失焉而亂也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

生於亂而生於治如環無端所貴乎聖賢之

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反亂而歸於治耳○

雲峰胡氏曰古今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事

及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

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

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

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澤水警余澤

水者洪水也澤音降又胡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

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

澤水澤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慶

輔氏曰此一亂純乎氣化者也○雲峰胡氏

曰澤水係乎氣化而曰警余未嘗不反而求

之人事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

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

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

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  
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  
氣化人事相參者也

父試君無父無君之亂皆人事所為反覆相尋者盛之後或繼以衰得之後或繼以失是一反也。已衰已失矣。有聖人起而撥亂世反之正則衰可為盛失可為得是一覆也。

陸梯霞輯解 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心下文詳之章末又申言此二句以結之豈惟孟子凡聖賢出而任三才扶三綱皆不得已也。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節節照應之。○皆稱夫子好辯重一好字孟子說個不得已便見不是好。○天下治亂本乎人事氣化故註兼言之反覆相尋氣化人事俱有。○一治一亂不可平看只主不能常治而無亂以起下面聖人盡人事扶氣化而撥亂為治也。

字講 所謂一治一亂者何以徵之昔常帝堯在位之時水不循正道倒流逆行以至汜溢濫漫偏于中國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而民患水避之無所定止于是地勢卑者則架木為巢以處猶鳥之有巢地勢高者則營度偏地為窟穴以處猶獸之有窟生民之命至此其甚急矣故虞書有曰此澤洞無厓之水乃天降災異以警余者彼舜所云洚水者正指堯時之洪水也帝且以為警余則洪水之害可知此氣化之衰天下一

亂也

陸梯霞輯解 蛇龍居從水側下下者二句正見民無定居。○洪水為主洚水證之不要倒看了。○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此帝曰謂堯也。洪水字出于堯曰是知洪水為堯時一亂之水也。大禹謨曰帝曰來禹洚水警余此帝曰謂舜也。洚水字出于舜曰而實即是堯時之洪水是知舜所謂洚水者亦即謂堯時一亂之洪水也。○洚水警余是舜命禹之詞警余是舜自言補出舜來極有意下云堯舜既沒文法極周匝。

序講 洪水之害如此于是堯舉舜舜使禹治之禹乃掘去地之壅塞將此氾濫之水注之于海而不使其橫決蛇龍因水而至者也。遂驅逐蛇龍放之滄澤之地而不使之盤據于是水不氾濫而由地中行即今之江淮河漢是也。水患除而險阻既遠蛇龍驅而鳥獸之害人者俱已消除然後地平天成不必為巢為窟舉天下之民皆得平土而居以遂樂生之願矣此禹以人事挽回氣化而天下一治也。

陸梯霞輯解 洪水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有為者也。○禹掘地即疏濬之類重此而蛇龍鳥獸俱帶言不重水氾濫平陸是地上行今循其故道歸之于海則由地中間行矣即今江淮河漢是其處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恠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氣化人事相符者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

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

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

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

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

歸之子海則由地中間行矣即今江淮河漢是其處也

是也。指今日安流。以見當年禹功險阻。即水患。水患既遠。不但蛇龍不為民害。即鳥獸亦已消除。平土而居。不復為巢。為窟。為穴。○掘地二句。是禹用功處。下四句。以成功言險阻。從掘地來。鳥獸句。從蛇龍來。乃過脈語。須輕看。然後句。與民無所二句相應。○洪水汎濫。使蛇龍居之。蓋水蛇龍之所都也。二者相因。故說禹之一治。只此二項。然項又歸重在水上。故下文曰。水由地中行。凡鳥獸不止。蛇龍也。

士靖曰。治必成于君臣之合德。此言使禹。下言相武。至孔孟而不得使之權。并亦無使之相之者。是孔孟限于氣化。而當日則實格于人事也。  
序講 堯舜既沒。聖人之正道已衰。歷夏及商。暴虐之君相繼而起。壞民之宮室。以為汙池。使民無所安身。棄民之土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于是害民之邪說。害民之暴行。又作。且土田棄為園囿。宮室壞為汙池。則凡民之所生聚者。皆化為水草之區。沛澤愈以多。而禽獸因以交至。為害百姓。何得安生及紂之身。愈以不道。而天下又大亂焉。是固人事之失。而亦氣化之衰也。  
陸梯露輯解 聖人即堯舜也。○此邪說。是倡為一種。以下奉上之說。辨言亂政者也。暴行。即諸色橫欲峻刑之法。承上暴君來。故曰。又作。因緣為奸。聳踊益甚也。○

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也。暴行。通上下而言。必有邪說。糊塗了個理義。然後暴行始作。○邪說。暴行。只是上面壞宮室。棄田。故下只曰。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又作。是對前一治說。言至此。又一亂也。看下文。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可見。饒氏曰。通上下而言。上是紂。下是飛廉。五十國也。○自堯舜沒。其間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則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害。如炮烙之刑。剖心剔剔之事。故不及桀之亂。湯之治。姑舉其尤大者耳。  
序講 于是武王受命。而與周公為之輔佐。伐暴救民。奉行天討。以誅獨夫。紂。又以奄國之君。助紂為虐。於外。則與師伐奄。三年之久。其君始就誅戮。又以幸臣飛廉。助紂為虐。于內。則驅之于海隅。而戮之又滅紂之惡黨。五十國。而後人害以息。且驅其園囿。中所蓄之猛獸。如虎豹犀象之類。皆使之遠去。而後物害以除。當時之民。于是大悅。而享太平之治焉。故周書君牙篇有曰。大能光顯哉。文王創業之謨。大能承繼哉。武王致治之烈。所以建立法制。以佑助啓迪。我後人者。莫非至正無偏之道。而又法制盡備。無一毫之缺畧焉。凡此文武貽謀。皆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此一治。是人事之得。而亦氣

事相符者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名安國。字康。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

悼與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

書皐陶謨篇云。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又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遇

有罪。五刑。五用。哉。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

遠也。罪孔子者。以為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

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

肆則戚矣。愚按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

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問孔子作春

言。恐未足為一治。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個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

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

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

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

知懼。用某字自甚微詞。與義使人曉不得。足

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

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



陸梯霞輯解 商末大亂。武王周公反其亂而治之。此  
武王周公不得已而有為者也。○誅紂飾重周公相武  
王旬自伐紂至無缺皆周公相之也。誅紂作一頭伐奄  
三年討其君連看奄是紂之助。飛廉紂之幸。五十國紂  
之黨。三年看討其君即是奄君。虎豹犀象紂國中。所  
蓄者人物之害既除。而天下大悅矣。引書重一承字。交  
謨之顯。由武烈承之。以佑啓後人。無一事不出于正大  
無一事不致其周密。皆周公之力也。○奄東方無道。國  
飛廉紂。諱臣伐奄。是相成王事。今只樂言武王不必泥  
也。○鄭元云。奄國在淮夷之北。史記云。飛廉。顛頊之苗裔  
也。飛廉善走。其子惡來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周武  
王伐紂。并殺之。○君牙。穆王臣名。時命為大司徒。乃作  
誥也。故曰我後人云。○文王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  
功成業就。故美其業。文謨武烈。不平。

也。

序講 周室東遷之後。其世衰而不振。武周之道。微而  
不明。于是壞倫之邪說。壞倫之暴行。又作至于以臣而  
弑其君者。有之以子而弑其父者。有之。天理滅絕。惡倫  
攸斁。如此。此尤人事之失。而亦氣化之衰。世之一大亂

也。

陸梯霞輯解 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  
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  
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邪說  
即弑逆之邪說。臣子動于弑逆。見君父有不是處。創造  
一種道理。支飾其奸。暴行。即弑逆。承上句世衰道微。來  
昔未嘗有而今始有之。故曰有作下文兩有字。相頂說  
本不錯。○有之見。前此未有也。

序講 孔子生當其時。既不得卿相之位。操賞罰之權。  
以施其撥亂反正之功。乃深為世道人心憂懼。于是假  
魯史舊文。而作春秋。是春秋也。所載皆天子尊卑。庸禮  
命德討罪之事也。如為善者褒。是天子之法。所必賞。為  
惡者貶。是天子之法。所必誅也。惟春秋為天子之事。所  
以孔子自言曰。春秋之作。本非得已。世有諒我之心。而  
知我者。謂其以片言之間。而正一王之法。使父子君臣  
之倫大明于世。其惟春秋乎。世有因我之迹。而罪我者。  
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權。使黜陟賞罰之柄。託  
于微言。而亂臣賊子。不得肆其欲。其亦惟春秋乎。然則  
此書之作。君子有所勸而為善。則知我固所深幸。小人  
有所懼而不為惡。則罪我有不辭矣。孔子作春秋之意。  
如此。雖不得與治道于一時。而垂一王之法于萬世。

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

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

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

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為皆去聲。率。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

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

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

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

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

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

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

也。朱子曰。楊墨只是差些子。其末遂至於無

父。無君。蓋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

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

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

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

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

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

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

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

以為禽獸也。○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  
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  
其父母。無闕。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  
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  
愛父母。必疎其孝。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哉。墨  
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  
得是箇澹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亦可想見。  
○問率獸食人。亦深探其微。而極言之。曰。不  
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

豈非天下之一治乎此一治純乎人事者也

陸梯霞輯解 孔子雖不能與治道于當時而能垂治法于後世蓋在當時倫紀亂矣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之不得已于有言者也○魯舊自有春秋東遷之後書法失周公制作典禮之意善惡是非不附雖欲逆之變亦多不書其實故孔子因而脩之使是非邪正昭然可見因此而鑒戒明亂臣賊子懼致治之法可垂萬世故謂之作○如何見得是天子之事如天王下聘晉侯則削而不書晉侯以臣召則書天王狩于河陽皆所以存君臣之分也可見其厚典也名宰咺歸賈以幾亂法書履緌逆女以志變常所以定眾妾之分嚴大昏之禮可見其庸禮也名陵之師書次書來盟以序其績城邢之役再叙三國之師以美其義可見其命德也討罪意尤明凡春秋所貶者皆是是故二字要說有著落惟春秋為天子之事所以知之者以是罪之者亦以是知之者以其功也罪之者以其僭也知之者君子也罪之者小人也○要着是故二字下兩句都要粘著天子之事一句說○罪我何集註有無其位禁其欲兩意蓋無其位是他籍口之詞禁其欲是其罪夫子之本意也○傳曰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死者指夫子以前之臣子言生者當指夫子同時之臣子及後世之

臣子言若專指夫子以後之臣子則罪我與懼字俱無著落○春秋時史權甚重卿大夫亦甚畏之觀書趙盾弑其君宣子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戚書崔杼弑其君南史執簡以往可見當時甚畏史書故亂臣賊子懼之也○集註前言禹與周公之功此一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孔子春秋之功此一治也萬世之治也厚講 古來治亂相尋如此至于今日聖王不作為日已久列國諸侯力戰相爭而放恣于法紀之外于是異端之處士因各以其一家之學橫議于下如楊朱墨翟二人乃其尤者二人之言布滿天下天下之言學術者不歸于楊則歸于墨而去聖人之道遠矣彼楊氏之言主于為我則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是無君也墨氏之言主于兼愛則視其親無異于眾人是無父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君臣父子之大倫也今楊墨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橫議惑人一至于此其害可勝言哉昔公明儀有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乃觀今楊墨之害又有甚于此者蓋仁以事親義以事君本萬世不易之道自堯舜以來傳之孔子者也而楊墨以為我兼愛之教亂之使楊墨之道流而不息則孔子仁義之道蔽而不著是邪說誣惑人心而充滿天下以蔽

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俚俚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于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聖人之道非不愛身也然有致身事君之義有殺身成仁之事故不至於無君非不愛物也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廢故不至於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

體也西山真氏曰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子之功所以不在禹下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而亞於孔子也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朱子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仁山金氏曰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施

塞仁義也。仁義為楊墨充塞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于禽獸而大亂將起是楊墨為禽獸之教以食人心而人又以無父無君之教轉相傳述而自食其心也其為生民之亂豈特如春秋之時已哉此氣化衰人事失而天下又一亂也

沈誠菴曰玩集註邪說編綱四字可想充塞之意蓋世道人心無非邪說所布仁義路斷也明道所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否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楊氏本為義而反害義墨氏本為仁而反害仁蓋仁義同體異用而相成者也仁無差等是無義之仁而骨肉之恩反薄義止為私是不仁之義而私利之謀益迫矣○人之所以為人以有人倫也無父無君是無人倫也無人倫是不成世界也而率獸食人將相食所必有矣  
陸梯震輯解 此條在獸也分上只斷楊墨是禽獸下即言禽獸之害大能食人也公明儀數句起下不承上人將相食流毒轉甚遂使無父無君之害戕賊無窮世道大壞矣率獸食人楊墨不是空說○聖玉指堯舜文武說○無父無君是據目前說率獸食人二句方是流弊○墨氏無父之教便充塞了仁楊氏無君之教便充塞了義○墨氏之道主于仁而仁非其仁楊氏之道主于義而義非其義惟孔子之道仁也而未嘗不義

則仁非兼愛矣義也而未嘗不仁則義非為我矣此其所以為大中至正之極而可為萬世皇極之主而楊墨之所執乃為吾道之賊此孟子所以闢楊墨以閉孔子之道也○孔子時亂臣賊子顯壞人倫天下知其為非孟子時楊墨之說隱壞人倫天下且皆以為是而趨之所以其亂為更甚也

士靖曰戰國之時亂天下者有善戰進諸侯任土地等而于此顧不及者彼之亂止及于一時而害在于民生楊墨之亂乃及于萬世而害在于民心也○與端之言新奇可喜才智之士固不惑于其說此所以盈天下而不歸楊則歸墨也  
序講 楊墨之誣民如此吾深為世道人心懼于是欲開衛沈聖孔子仁義之道使之著明于世而不為異端所蔽塞故于楊墨之學則深拒而痛絕之以放斥其淫蕩之辭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其為非而邪說者不得復起以誣民蓋邪說之作雖發于言論實本于心術既作于其心則日用舉止俱悖于正而害于其事既害于其事則世道綱紀俱反其常而害于其政端甚微而禍甚大此理之必然雖聖人復起不易吾作心害事害政之言矣使不距而放之天下何由而治乎此則人事之不可不盡者也

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害為尤甚○楊氏負曰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

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

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

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

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

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

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朱子曰當時如縱橫

管他蓋他只害得箇箇底存楊墨則害了人

心須著與之辨也然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

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相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問孟子欲息邪說距詖行而必以正人心為先何也曰此

沈誠菴曰近世老氏之說似佛氏之說似墨而程子止及佛氏者蓋老氏之說不熾而佛氏之說盛行故也

于論語攻乎異端章亦然  
陸梯霞輯解 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吾為

此懼懼楊墨之道不息而有宰獸食人人將相食之禍也

也以閉先聖之道一句為主而距楊墨正是閉先聖內

事放淫詞二句是距楊墨內事○先聖指孔子○距楊

墨放淫詞歸于使邪說者不得作蓋邪說即楊墨之總

名淫詞即其說之浩瀚放蕩也○邪說必淫詞乃能感

入故欲放淫詞以令邪說者不得作○閉距放三字相應

欲閉故距放距放故不得作一氣說下害事害政不分

先後總在無父無君上見得○作于其四句以作心為

主○事屬一身政屬天下○孔子以前的禍亂都在人

身上孔子以後的禍亂都在人心上故孟子曰作于其

心曰欲正人心要從根本拔除得盡○不易吾言矣自

信其言之甚者欲其言之信于人故也

士靖曰孔孟所為懼仁也天下萬世皆其一體也孔

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

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

心而已何為好辯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

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

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

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為

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

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此所以息邪距詖而

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

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不

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者哉亦畏天

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

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桀曰予弗順天厥罪

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

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

究未嘗出家也獨不認其父母是何心哉

序講 合而觀之昔者禹抑止洪水而天下之水土皆

平微禹天下不得平也周公兼并夷狄驅逐猛獸而百

姓寧微周公百姓不得寧也孔子成春秋之書而亂臣

賊子懼微孔子亂賊不知懼也此天下轉亂為治皆賴

三聖人之功而三聖人所得已于當世如此

陸梯霞輯解 上既歷叙三聖人之事以已繼之至此

下三條又總舉上文之意而申結之也○誅紂伐奄不

曾有夷狄或云中國而行夷道皆夷也然滅國五十又

焉知其無夷又奄國在淮夷之北則亦夷矣

士靖曰禹之治在天地周公之治在異類孔子之治

在人倫孟子之治在人心

序講 魯頌之詩有云戎狄則靡擊之荆舒則懲創之

則莫有承而當我者此詩言周公正夷夏之防其嚴如

此今楊墨無父無君與戎狄無異正是周公之所必擊

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

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 朱子曰出邪則

入正出正則入

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

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

朱子曰出邪則入

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

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

朱子曰出邪則入

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

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

朱子曰出邪則入

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

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

朱子曰出邪則入

放斥其淫蕩之辭。以承禹周公孔子三聖人之功。撥亂世而反之正者。然則子豈好辯哉。畏天命。悲人窮。憂之深。言之切。有所不得已而然也。彼不知楊墨之害。而無心于天下之治者。烏足以知之。

沈誠菴曰。孔孟生春秋戰國時。世道人心。屬孔孟。是乃天之所命。與禹周之身當其任者無異也。所以不得已之故。身有天地生民之任。而不可推託也。○朱子于言外。深致望于知道之君子。倘亦于載而知孟子之真者一人而已。

陸梯震輯解。我亦欲四句。以正人心為主。而正人心。又以息邪說為綱。距放淫。所以息邪說也。設行者一偏之行。即邪說之措于身者。淫詞者。放蕩之詞。即邪說之肆于口者。○抑洪水三句中。明三聖不得已而有為之意。見三聖之不得已。矧今是無父無君。甚于三聖之時。孟子得已乎哉。故曰亦欲正人心。以承三聖。○我亦欲三字。直貫到以承三聖者。一口氣說下。正人心是主。謂使人心復歸于仁義也。息距放。皆為正人心而設者。○人心不正。所以邪說得乘間而入。邪說既入。行亦從而放矣。行既放。于是互相倡和。又有一段淫詞。成一篇說話。○予豈好辯二句。與首二句相照應。但首泛言。此指楊墨言。

邪二者之間。蓋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纔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之。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恕。這便喚做賊之黨。○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新安陳氏曰。如解攻異端為攻擊。閉聖道為閉習。皆是不必攻討之說。

○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朱子曰。此見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

序講。此豈獨予一人之責。所當與之辯哉。使天下之人。有能立為言論。以距斥楊墨之邪說者。雖其學之所造。未必能真知吾道。然其心先正。是亦禹周公孔子之徒也。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宜其勉為聖人之徒。以為天下賴乎。豈得以好辯為嫌。而遂已于言耶。此可見其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矣。

陸梯震輯解。此節憐憫。蓋于言表。要發得有遠神。○能言距楊墨。謂能立言距楊墨也。故曰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非但言此。距楊墨三字也。

士靖曰。復引春秋。以見孔孟之心。同孔孟之法。同其道一。而其言也。

陸梯震輯解。陳仲子章全旨。此章見人不可以小節而妨大倫。首三節。因匡章取其廉。而據理辨其不能廉。下因匡章言其無傷于廉。而據理以明其不能廉。亦眾好必察之意。○只重惡能廉一句。孟子原不責仲子以中正之廉。亦不責他廢母兄之倫。止就仲子一偏之操。而推極言之。以見其決非人之可為耳。○張雨若曰。居外而啜李。何以對人世。居家而哇鵲。何以對其母。伯夷存死。父而食西山之薇。仲子避生。母而尋井上之李。伯夷居首陽。而君臣之義氣。壯仲子却世家。而君臣之大倫。絕伯夷。借其弟。而義士于天壤。仲子借其妻。而巨擘。

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缺。齟齬處得聖賢出來。補教周全。過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東陽許氏曰。集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竊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易亂為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周之誅伐。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此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贊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間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間目。有見。

于齊國仲子能與螻爭食不能與螻爭操能却人之所饋不能却妻之所易

序講 齊人匡章曰廉美德也若陳仲子者豈不誠廉潔之士哉觀其居于於陵之地一介不取至于三日不食耳亦無間日亦無見也其貧苦如此亦不求食于人適井上有李螻食其實者已過半矣仲子乃俯躬往而食之咽至三次然後耳有聞日有見潔其身而至于不顧其生非至廉其孰能之

陸梯震輯解 陳仲子字子終齊人也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夫妻相與逃去為人灌園○廉有分辨取之不苟便是居於陵是廉其居三日以下是廉其食有李是井邊所植之李螻食實不惟與世無競亦且與物無爭○將取也

上靖曰匡章蓋亦孤介之士其行固不軌于中然其設心猶是天性之良故孟子取之若仲子則滅其天性以求名而匡章則未能察其心也故因其迹而欲稱之如此是二人之迹若相似而其心則定相反也序講 孟子曰齊國之士多貧窮富貴而仲子能清苦如此吾于齊國之中必以仲子為出眾之人如眾小指中之大指焉雖然仲子亦烏能自遂其廉哉若就仲子如此之操行充而極之則如螻而後可以成其所操也

其勢將能乎不能乎

沈誠菴曰集註凡三言無求正見仲子未能無求如

蝻也 陸梯震輯解 巨擘非揚之也揚之正所以抑之也

○仲子惡能廉就仲子所認所據的廉說即下所兩云蝻而後可蝻而後充其操者也下又云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兩能字相應憑他自家也說不去所謂以矛攻盾者也原不律以大中正之矩○非以蝻責仲子只是極言其充不去耳惡能廉能字即下充字意充不去是不能廉也此句便是以仲子律仲子○本句且渾淪說下節自緊接明之○廉只是不苟取耳仲子却主于不取故勢有不能

序講 吾所謂蝻而後可者何也夫蝻上而食也惟槁壤耳下而飲也惟黃泉耳槁壤無求于世若人生世間豈能如此仲子居必有室室必待人而築食必有粟粟必待人而樹此居食之所從來豈能逆料其義與不義乎且天下之言義者必歸伯夷言不義者必歸盜跖推仲子之心除非義如伯夷者所築所樹然後居之食之稍有不然而即以盜跖視之矣然今仲子所居之室果義如伯夷者之所築與抑亦或不甚

於音烏下於陵同 蝻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螻螻蟲也爾何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蝻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 平聲蝻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蝻丘蝻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

則惟丘蝻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蝻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

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扶與 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蝻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

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蝻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 虛

五子 卷六 音

義而即為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果義如伯夷者之所樹與抑亦或不甚義而即為盜跖之所樹與。是其從來皆未可知也。仲子既不能無居與食而又不必其皆出于伯夷之義亦惡能自成其為廉哉。沈誠菴曰：孟子夷跖兩語集註直以或有非義折之。側重一邊以斷其不能如蚓。

陸梯霞輯解：夷跖不必泥。只合義便是夷。不合義便是跖。是未可知也。重跖一邊伯夷不可多得或出于盜跖未可知也。

序講：匪章曰：仲子之居食。是何傷于其廉哉。彼身親織屨。妻子辟纊。以易之也。此皆自食其力。非不義而取諸人者。豈必出自伯夷而後為廉哉。

序講：孟子曰：子以自食其力。遂為廉乎。不知是亦非所當然也。仲子固齊之世家也。其兄名戴。食邑千蓋。其入有萬鍾之祿。此王朝常典也。仲子乃以兄所食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所居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其兄。因離其母。僻處於陵之地。且丁天親之誼。謂之何矣。及他日歸。偶有饋其兄生鵝者。此亦交際常禮。而仲子乃頻顙曰：惡。用是覛覛不義之物為哉。乃他日歸。其母殺是鵝也。與仲子共

食之。其兄適自外至。譏之曰：是即前日所饋覛覛之肉也。仲子聞兄言。竟出而哇之。仲子所為如此。陸梯霞輯解：此節只叙事。勿斷下節方斷之。○提出齊世家三字。便見兄之居食非不義。叙列生鵝一事。正見仲子矯廉不平。然大病則在避兄離母上。○世家對居蓋祿對食辟兄離母四字。不對他日歸是良心之萌也。重思母邊鵝之饋。亦交際常禮。乃曰惡。用覛覛。識其為不義之物也。他日食之。而曰是覛覛之肉。不專是反譏他。見汝可食。即我可受。有感悟他意。

序講：自我觀之。以母之食為不義而不食。天下無復有義而食之者矣。而以妻之辟纊則食之。以兄之室為不義而不居。天下無復有義而可居者矣。而以於陵之地則居之。彼妻之食於陵之居。安見其為義于母與兄。而遂食之居之。是尚為能充其不食不居之類也乎。不能充其類。則必不能充其操矣。吾故謂仲子之操。必如蚓而後可充也。人安能為蚓。則亦何至如仲子之廉哉。

沈誠菴曰：母之食兄之室。未必為不義。仲子之心為之也。所易之粟。於陵之室。仲子必心義之也。亦不義

辟纊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顙曰：惡。用是覛覛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覛覛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闕。辟音避。顙與顛同。反惡。平聲。覛魚乙。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覛覛鵝聲也。頻

顙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

五子

卷六

三

五

三

之類則以其所不義而推之。何分彼此也。○孟子一則曰。蚓而後。可再則曰。蚓而後。充以其必不能為。必不能充者。破之也。集註三無求。正見蚓之為。蚓而仲子之必不能為。蚓也。

陸梯霞輯解。類是何類。仲子所操之類也。仲子所操之類。謂何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是也。○不能充其類。言未能由所不食。不居。而充之。于所食所居也。然則欲充其操。亦惟并不居於陵。不食妻之食。然後可。然已斷斷不能矣。故曰。惡能。又曰。是尚為能。蓋實論也。

士靖曰。人必為人之所為。充仲子之操。乃至不得為人之所為。是誠蚓也。

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朱子曰。溫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為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問。溫公謂以其兄不以道事君。而得祿。不以道取人。而成室。故以為不義。仲子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為也。曰。仲子齊世家。則祿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母子兄弟

之間。豈可以是以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所誅。而不以赦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



平中... 建... 治... 興... 隆... 慶... 宣... 德... 隆... 萬... 天... 順... 治... 崇... 禪... 順... 治... 康... 熙... 乾... 隆... 嘉... 慶... 道... 光... 咸... 豐... 同... 治... 光... 緒... 宣... 統... 中... 華... 民... 國... 十... 九... 年... 十... 月... 十... 日...

